



**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**

**佛本行集經**  
**(六十卷：第 19 卷至第 24 卷)**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## 汇编说明

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，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，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，亲聆圣音，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，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，自然功德无量。能遍阅佛经或三藏，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，直至成佛永为道种，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。

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《佛說長阿含經》。

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2018 电子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（电子《大正藏》）第 1 冊 No.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《佛說長阿含經》（22 卷）为底本。本汇编只有一册。

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）的简称，成立于 1998 年，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，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。

大众阅藏网，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，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，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。

宗旨：本佛宗经，闻思正见

理念：阅藏很重要，人人能做到，活动无中心，引导有僧宝。

目标：让阅藏流行起来！

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，“大众阅藏”邮箱：

[yuezang@vip.163.com](mailto:yuezang@vip.163.com)。官网网址：<http://www.yuezang.org>；

大众閱藏網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

## 佛经安置须知

1.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，不可随意扔放床上、座椅上等不净处。
2.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，可辗转流通，赠送其他道友，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。
3.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，不得低于腰部，不可挟腋下。
4.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，应以专用净布拭去。
5.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，有种种污秽行为。

## 读诵佛经须知

1.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礼诵持念，种种修持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
2. 不可躺着看经书，以口水沾指翻经页，不可以污手触经。
3. 经书上不可涂写。不得一边散心杂话，一边看经书。
4. 中断不看时，应夹放纸条、书签做记号。不可折页、折角，或经书面朝下作“人”字形搁置。

##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

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：当净三业。若三业无亏，则百福俱集。三业者，身、口、意业也。

- (一) 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则身业净也。
- (二) 口无杂言，断诸嬉笑，则口业净也。
- (三) 意不散乱，屏息万缘，则意业净也。

内心既寂，外境俱捐。方契悟于真源，庶研穷于法理，可谓水澄珠莹，云散月明。义海涌于胸襟，智岳凝于耳目。辄莫容易，实非小缘。心法双忘，自他俱利。若能如是，真报佛恩。

## 起诵仪

### 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     及法比丘僧      我今為自利      亦利諸有情  
與諸善同修      正聞大藏經      傳承三聖學     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### 香赞

(一遍)

炉香乍爇. 法界蒙薰. 诸佛海会悉遥闻.  
随处结祥云. 诚意方殷. 诸佛现全身.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(三称)

### 开经偈

(一遍)

无上甚深微妙法   百千万劫难遭遇  
我今见闻得受持   愿解如来真实义  
讽诵经时   当愿众生：  
顺佛所说   总持不忘.

(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)

#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

## 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之二

尔时。摩诃波闍波提及瞿多弥既见太子髻里明珠、伞盖横刀。并摩尼宝庄严蝇拂。自余瓔珞、鞬陟马王及车匿等。如是见已。心大惊怖。各举两手。捶拍身体。忧愁而问于车匿言：今我所爱子悉达多留在何处。汝自回还？

车匿报言：国大皇后！悉达太子弃舍五欲。为求道故。出家入山。远离亲族。剃发染衣。思惟苦行。

是时。摩诃波闍波提闻于车匿如是语已。譬如牴牛失其犊子。悲泣号哭。不能自胜。其摩诃波闍波提从车匿闻太子之语。亦复如是。即举两手。心惊怖裂。口大唱言：呜呼我子！呜呼我子！流泪满面。遍体战栗。忽然闷绝。身躰倒仆。宛转土中。如鱼出水。在于陆地。跳躡苦恼。摩诃波闍波提亦复如是。躰地宛转。呜咽而语。问车匿言：车匿！我今不见自身有过。及心口失。负持于汝。汝今何故忽将我子掷弃旷野。犹如摆木？汝将我子置彼林内。令共种种诸恶虫兽。恐怖之中独自而住。汝弃舍来。不怜我子。而身背乎！

车匿报言：国大夫人！奴身不敢弃舍太子。夫人！太子自弃舍奴。太子付我鞬陟马王及诸瓔珞。教来回还。速疾向家。畏大夫人心生忧愁。令得安稳、无恼患故。

时彼宫中诸妓女等各各啼哭。而口唱言：呜呼阿爷！或复唱言：呜呼兄弟！或复唱言：呜呼大家！或复唱言：呜呼我夫！以此种种爱恋酸言、欲染根本。叫唤苦身。或有妓女转目而哭。或有妓女相视而哭。或有妓女回身而哭。或有妓女举头而哭。或有相观面目而哭。或

有两手拍肚而哭。或有两手抚心而哭。或以两臂相交而哭。或举两手拍头而哭。或以灰土坌头而哭。或有散发覆面而哭。或拔鬢发低头而哭。或举两手仰天而哭。或有媯女以悲苦故。东西南北交横驰走。犹如野鹿被毒箭射。或有媯女以衣覆面。叫唤而哭。或有媯女遍体战栗。犹如风吹芭蕉树叶。低昂而哭。或有倒地。闷绝不知。少有余命。才出声哭。或有媯女。如鱼出水。掷置陆地。宛转而卧。微有喘息。劣余残命。绵惙而哭。或有媯女。犹如掘树。倒卧在地。宛转而哭。诸如是等种种苦恼。以逼切身。号哭太子。

是时车匿及马犍陟。并彼无量百千媯女哭泣之声。不可得闻。摩诃波阁波提流泪闷绝。小苏即便大哭太子。口唱是言：呜呼我子！呜呼我子！汝身本时以种种香摩涂拂拭。威神大德而用庄严。今者云何在于山谷。为诸蚊虻、细小毒虫唼歠汝身？能忍此苦。住于旷野？

呜呼我子！汝身恒以迦尸迦衣薰香所覆。今者云何粗涩臭衣。能忍著身？

呜呼我子！汝在家时。清净妙香、百味所作种种羹臠、洁白之食。自余恶杂不曾向口。今者云何忍食粗涩、冷淡饮食。或饭或麪。或饼或浆？云何空餐此能得下？

呜呼我子！在于宫内。细滑床敷。柔软毡褥。或覆天衣。或复两边挟置倚枕。或卧或偃。随意自在。今者云何在赤露地。或棘针丛、粗草之上忍得卧眠？

呜呼我子！在家之时。或有奴婢。或有左右。恒常供承哀愍之心。或有倚身。或有胡跪。或有立地。向汝面观而得奉事。无所乏少。今者云何？嗔恚之人。或有贫穷。或有焦煎。向汝无慈。汝何能观。取其意气？

呜呼我子！在于家内。以妙华色。可喜端正。媯女群队。左右围

绕而受快乐。汝今云何在于山旷。犹如野兽。恒常恐怖。独坐独行。心乃娱乐？

呜呼我子！善生罗网。所覆长直。脚指柔软。脚踝腨胫。犹如鹿王。掌底柔软。如莲花叶。二轮庄严。分明显著。今汝云何如是脚迹。徒跣踏地？或有棘针。或有沙砾。或时冰冻。或时炎埃。何忍东西。将此行涉？

是时摩诃波阇波提作如是等无量无边诸种语言哭太子已。心薄苏醒。得复本念。从地而起。问车匿言：车匿！此事已然。我子悉达行路之时。向汝何嘱。车匿！我子所有柔软青色绀黑头发。复谁割也？车匿！我子头发今在何处？

车匿报言：国大夫人！太子悉达嘱语我言：车匿！汝至我家。为我殷勤再拜。问讯我母摩诃波阇波提。若再拜已。作如是言：咨启大母。愿莫大愁。莫生苦恼。莫忆于我。子不久得如心所愿。得即回还奉觐大母。其圣子手自拔于刀。左执头髻、右手持刀而自割截。掷于虚空。诸天接取。将还天宫。为供养故。

是时。摩诃波阇波提既闻车匿作是语已。复更重哭太子发髻。呜呼我子！头发甚长。柔软螺髻。极能端正。一一毛孔。一毛旋生。不乱不断。堪著王冠。受于王位。汝今何忍割截掷弃。呜呼我子！两臂甚长。行步详序。如狮子王。两目圆满。犹如牛王。身体金色。胸膊宽大。声音隐隐。如鼓如雷。如是人者。何堪出家。居在山野。今我此地。无有福相。如是人者。行如法行。此地倒已。复不能起。为世作主。我愿一切有德之人。诸功德具。值于法王出现于世。令诸大众安稳快乐。而有偈说：

必其此地无有福 不应生是智慧人

既现如是功德身 应当为世作圣主

尔时。耶输陀罗大声叫哭。一嗔一骂。杂种语音呵责车匿。作如是言：车匿！我妇女人年少。夜半睡眠沉重。无所觉知。汝今把我心中所爱如意圣夫将何处置？车匿！去此近远。我之圣主。善大丈夫。并汝及马。三平等行。车匿犍陟。唯二独来。在于我前。不见我心所爱圣主。是故我今身心战栗。车匿！汝非善人。不润益我。车匿！我今要言。假使酷暴、极嗔怨家。犹尚不能如是损害、似汝今日踬顿于我。车匿！如汝是我所归依者。应覆护我。应养育我。汝今云何见我夜半昏乱睡眠。汝私窃偷将我圣主向何处著？车匿！即汝今是最大怨仇。所作之事今已讫了。汝复何须懊恼啼哭。汝宜拭面。何用强悲。虚沥目泪。车匿！汝不善业今作已竟。不假须哀。车匿！以汝为我圣夫善友。禁节出入。可行则行。不可则制。今反相从。令我圣主随意而出。车匿！用汝何为。汝今作是不善事已。应须欢喜。我知汝今大获果报。大得福利。车匿！凡世间人。宁取有智以为怨家。不将愚痴共作朋友。车匿！汝虽于我夫处为友。而汝作事不曾思惟。所以者何？车匿！汝于我家今已造作不利益事。汝今应当生大庆幸。车匿！此诸宫殿高峻庄严。犹如云队。复以种种瓔珞厕填。财宝充满。今为汝故。悉皆空虚。即向车匿而说偈言：

凡人宁近智慧怨      莫取愚痴作朋友

由汝作事不思审      令我合家苦恼煎

尔时。耶输陀罗说是偈已。重语车匿。作如是言：车匿！我今何得心不忧愁。向者我夫若当相对。今日此等诸妓女辈。色白如雪。唇赤如朱。可喜少双。端正第一。解身瓔珞。脱妙衣裳。应须共同受诸欲乐。谁知一朝忽成孤寡。以无主故。眼泪昼夜恒如水流。啼哭呼号常无断绝。车匿！又此犍陟。与我长夜恒作怨憎。不为利益。见我夜半睡眠不知。负我心中所爱之主。从城而出。此马作业极深不善。何故今者在于我前苦痛而鸣。令声遍满大王宫内？其先将我圣主出时。

此不善马何故默然、饮气而行？若初去时如是鸣唤。彼时即应闻其声响。诸人睡觉。我今亦应不见如此大苦恼事。此不善马。假使箭射。穿穴其身。或以杖杀。应不合出行向山林。是故此马。不为我家作于利益。正以畏惧少鞭杖故。将我内心所爱最上圣主丈夫。出向山薮。我今此宫以无主故。堂殿房室、聚落城隍、国邑街衢、楼阁窗牖、门閭栏楯、曲尺琅玕、半月殿形。微妙殊胜。最上华丽。今悉空虚。为此马王恶键陟故。令我皇闺犹如旷野。举目洒地。无处可贪。

耶输陀罗作于如是多种苦切、痛楚悲泣酸哽言时。不可闻见。迷闷暂停。

其车匿闻耶输陀罗作是言已。低头屏息。合十指掌。垂泪大哭。报圣子妃耶输陀罗。作如是言：妃今不应呵责键陟。亦复不合嗔骂于我。我无过失。我及键陟实无罪咎。妃之圣夫初始去夜。我作多种众诸障碍。所谓唱叫。我于尔时大声唤妃。以种种语作如是言：大妃速起！大妃速寤！今夜此宫妃所爱夫。欲将于我及键陟去。手执头发。一一出示耶输陀罗。此之头发。尔时我拔某媛女取。此是某甲媛女头发。此是某乙媛女头发。各各称名而告语彼。尔时不觉。自余媛女。一切悉然。此键陟马。圣子去时。亦作障碍一千余遍。出声鸣唤。以蹄踢地。前却不行。又以颌车。张鼻震吼。此马鸣时。其声所闻至半由旬。其蹄声闻一拘卢舍。我于尔时唱语妃言：妃之所爱。今夜去矣！妃及其余诸媛女等自不觉知如是等声。又是诸天神力隐没。不令得闻。大妃！妃须知我及以键陟实不敢将圣子去也。如是测度。知妃圣主取我语不？圣子若依我语而行。终无是事。即向于妃而说偈言：

我今不忍眼泪流 合掌低头更咨白

妃实不合呵责马 并及我边不得嗔

大妃！我昔亦知净饭大王旧有严敕。一切左右善加用心。守护太

子。我虽先知有如是教。但不自由。诸天力强。迷我心意。所欲作事。不得从心。圣子所行。并天神力。唱宜出家。尔时心念。城门自开。彼诸宫门。从来各有多千人众。心不放逸。守护诸门。彼等皆著。睡眠不觉。圣子初出宫门之时。如日初升。放大净光。破一切暗。我于尔时。自知此是诸天所作。大妃！我于尔时。圣子出城、行路之时。我最在前。徒步而走。我于尔时。身不知乏。大妃！此犍陟马。行于路时。脚不蹋地。犹如有人舆而将行。其作声时。亦不远闻。大妃！我于尔时私心思念。亦知此是诸天所作。

大妃！我于尔时。圣子如法乐沙门衣。袈裟色服。从他乞取。其自身衣。解付与他。髻发割截。掷虚空中而不落地。诸天接取。我于尔时。心念知是诸天所作。

大妃！以如是故。妃今不应于我辈边生于嗔恨。所以者何？不由我故。亦不关马。将圣子出。

尔时。大妃耶输陀罗卧于地上。少时思惟。以种种语。悲啼号哭。作如是言：呜呼我主！何故今者。我如法行。孝顺向夫。舍我而去？向彼欲求于法行者。彼无正法。以其不能随法行故。

呜呼我主！可不闻彼往昔诸王？欲向山林求法之时。将妇及儿。相随而去。彼等诸王。无妨圣道。亦得成就。

呜呼我主！彼岂不知。有如是法。诸人犹尚共妇剃头。出家修道。精勤苦行。将于好马。祭祀诸天。作无遮会。于未来世。二人同受上妙果报。若知韦陀论中说法。何故今者。独于我边作法悭惜。不共行法？咄咄空往。徒生人中。若知世间。共于妇人有恩爱情。云何弃舍。欲生于彼三十三天。贪于玉女？我意今见如是之事。彼天玉女有何可贪？有何端正？有何五欲欢乐事情？若其不贪于彼快乐。舍此王位威神功德及与我等诸媛女辈。既弃舍已。出家而入空闲山林。欲行苦行。

我今不取天上果报。亦不羨天玉女之身。我心知足。我有是力。我在于此。不用生天。但于此处。修行苦行。乞如是愿。若在人间。若在天上。唯愿伏事如汝之主。彼心决定。如是刚硬。若舍我等。入于空山、闲静林野。我心亦然。坚固不转。如石无异。最牢最实。若如我今无夫之妇。以见自主从家而出。行至山林。使我孤单独在空室。何得令心而不破裂！即说偈言：

我今身心甚大刚      如铁共石无有异

主舍入山宫内空      何故我今心不破

尔时。耶输陀罗如是因缘。为于太子。苦恼逼切。而心迷闷。忽然躰地。须臾还起。或时举声悲哀号哭。或时默住。低头思惟。或时忽惊。狂言漫语。彼之我夫。今何方去？彼我圣主。今何处停？使我孤茕。独居宫内。弃我捐我。舍背我行。我从今日。不得圣子。不卧本床。亦复不以香汤澡浴。亦复更不庄严自身。不揩摩拭。不脂粉涂。又更不著杂色衣服。从今以后。不著杂种诸瓔珞具。不以香花薰佩于身。不食美食。不饮美浆。一切酒等悉皆不饮。常食胜食。今更不食。头上素发。更不严治。虽在于家。恒常作于山林之想。而行苦行。乃至不见彼之最上胜大丈夫。我见一切诸园林池、泉水殿堂。悉满尘土。犹如旷野。一种无异。以迦毗罗圣子无故。一切宫闈、一切楼观。悉无精光。犹如沙碛。以此忧愁苦恼心故。不能自持。失于正念。无复愧耻。无复羞慚。

其耶输陀罗卧在地上。作于如是苦恼宛转狂语之时。宫内所有诸媛女等悉皆同声叫唤大哭。流泪满面。而有偈说：

如是苦恼逼切彼      媛女及妃耶输陀

各各相观眼泪流      犹如盛夏降大雨

尔时。车匿见耶输陀罗作于如是诸苦恼已。谏言：大妃！莫生如是酸切懊恼。莫大悲苦。应须暂停。莫忆圣子。圣子出时。虽在人间。与天无异。威神气力。与天不殊。圣子出时。诸天围绕。右边则是诸梵天王。及梵眷属。左边帝释。及诸三十三天眷属。其东方有提头赖吒乾闼婆王。其南方有毗婆尸叉鸠槃荼王。其西方有毗婆尸叉及诸龙王。其北方有毗沙门天。领诸夜叉。左右围绕。其身悉著金刚铠甲。或执弓箭。或执戟槊。或复在于圣子之前。示现道路。或复在后。防卫圣子。或在于左。或复在右。随从而行。其虚空中。常有无量诸天玉女。百千万众悉大欢喜。遍满其体。不能自胜。将天杂花散圣子上。散已复散。是时圣子见于彼等诸天玉女。内心亦复不喜不乐。不爱不嗔。不取不触。其圣子情。如是不著彼等所用。国母大妃！圣子出时。诸天如是示现神通。所有诸事供养圣子。我今难可一一具说。

说是语已。时第二妃瞿夷圣女。譬如大树枝折下垂。不能自举。瞿夷圣女为于太子。受大苦恼。其心烦毒。为彼忧愁热火所烧。遍体战栗。卧于地上。宛转大哭。口唱是言：呜呼我主！心常欢喜。

呜呼我主！面如满月。

呜呼我主！端正少双。

呜呼我主！最上最胜。诸相具足。

呜呼我主！清净之身。世间无比。肢节不缺。次第善生。犹如金像。

呜呼我主！功德最胜。

呜呼我主！大慈大悲。天人所供。

呜呼我主！勇健多力。如那罗延。无有怨敌。能降伏彼。

呜呼我主！梵音微妙。出声犹若迦陵频伽。

呜呼我主！名称远闻。

呜呼我主！百种庄严。福德之聚。于天人世。无与等齐。

呜呼我主！功德圆满。诸仙见者。悉皆喜欢。

呜呼我主！名闻上下、四方四维。悉皆尊遍。供养之聚。如智慧林。

呜呼我主！于世间中。舌味最上。

呜呼我主！口唇红赤。如频婆果。

呜呼我主！双目绀焰。如青莲花。

呜呼我主！口四十齿。清净洁白。如乳如练。如雪如霜。

呜呼我主！鼻高隆直。犹铸金铤。

呜呼我主！眉间白毫。正住清净。

呜呼我主！两膊团厚。宽广齐平。腰细纤长。犹如弓弣。手足柔软。

呜呼我主！髀胫臂肘。犹如象鼻。手足正等。爪皆红赤。

呜呼我主！此之瓔珞。看日所作。吉星吉宿。大净饭王造作之时。生大欢喜。今者何故乃得别离？我今亦复不喜见于此等瓔珞。

时瞿多弥以苦恼心。数数恐怖。数数惊惶。犹如野鹿。被他驱逐。落于围内。手执刀槊。或复弓箭。用射其身。受大苦痛。东西驰走。观察四方。无能救护、可令免脱。时瞿多弥心亦复然。语言不正。在于宫内自许殿中。东西南北。求觅不得。悲泣叫声。泪流满面。无有救护。受大苦恼。复大唱言：圣子在此。此处犹如忉利天宫。一种无异。诸物具足。亦如帝释。威德巍巍。光明炽盛。今悉失尽。今以圣子忽然无故。其城犹如尸陀之林。或如山泽。或如旷野。我在于此宫

殿之中。共于圣子受无比乐。生大欢喜。无有厌离。今圣子无。意不乐著。譬如鱼鳖出于水中。居在陆地。无有暂乐。何况意乐。我亦如是。圣子无故。有何乐心？犹如过春。诸蜂无乐。以花无故。不著彼林。不贪彼树。我今亦然。无圣子故。此之室内。有何欢乐？

呜呼我主！坐起之处。恒作音声。宫中媛女。以欢喜心。作大歌舞。今此宫殿。一种不殊。而令于我忽生忧苦。心意不欢。何况伎乐。

呜呼我主！身著微妙种种香花。瓔珞自严。涂香末香。随时供足。无所乏少。应正受乐。称心欢喜。云何忽然弃舍而去！譬如虚空起大云队。闪电雷鸣。放大雹雨。忽然不现。圣子亦然。次受王位。应须受乐。无所短乏。弃舍而去。必我往昔精妙施已。心还生悔。以心悔故。今得是报。虽受果报无量深善。忽然复失。以悔业故。今成寡身。我今薄福。失于如是最上胜人。咄此恩爱。会无多时。须臾便失。犹如戏场。作大欢乐。忽然还散。现事如此。又传闻道。往昔王仙。修习寂静。制伏诸根。证于禅定。至彼空林。断一切杀。身专苦行。食诸妙药及于甘果。隐处山薮。共妇相随。而行梵行。今彼何缘独向山野。而自精勤。

时瞿多弥抱犍陟头。举声大哭：呜呼犍陟！无慈之马。共汝一时同生圣子。今在何处？汝复何故夜半将去。不语我知？呵责车匿而作是言：咄汝车匿！特无慈心。我既睡眠。何故不唤？此既是我心中所爱。今忽舍去。汝以何故不语我知？令我久长独眠独坐。真实大苦。咄汝车匿！为我论说。圣子去时。云何而行？复谁将引？在于此宫。是谁导出。行向何方。今至何所？

妃瞿多弥如是呵叱、责车匿已。复更和软语车匿言：事既已然。汝善车匿！汝亲送来。知圣子处。汝将我等往诣彼所。我等身当随于圣子。修习苦行。专精求道。还望来生。共于圣子。同生天上。

尔时。车匿闻瞿多弥如是种种嗔喜言已。心生怅怏。倍更忧恼。苦痛炽盛。逼切其身。泪流满面。强自抑忍。安详慰喻瞿多弥心。作如是言：愿妃善听。但莫忧愁。亦复不须如是哭泣。计应不久得见圣子。所以者何？当于圣子遣我还时而语我言：汝车匿去。至于宫内。为我问讯一切眷属并我妃等。及诸释种童子知亲。我故遣汝回还向宫。慰喻彼等。为我语彼作如是言：我今已除贪恚痴网。不久当成智慧等觉。成已即许回返还入迦毗罗城。我知圣子决得利智。称心等愿。回还不疑。定知如是最胜众生不虚妄语。

时净饭王如是苦恼。于其宫里。祭祀诸天。所作已办。遥闻太子宫阁之内大叫哭声。王便从自宫殿而出。

是时。车匿即将太子璎珞伞盖。并马犍陟。牵诣王前。一一显示。承太子命殷重嘱故。头面顶礼净饭王足。涕泪交流。呜咽满面。依具奏知。

时净饭王见其太子诸宝璎珞。并及伞盖、马犍陟等。兼复闻于太子所嘱恩慈言语。不觉忽然大叫唱吼。失声大哭。作如是言：呜呼我子！中心所爱。谁期如是？

时净饭王念太子故。忧苦切身。迷闷倒地。无所醒觉。而有偈说：

王闻菩萨誓愿重 及见车匿犍陟还

忽然迷闷自扑身 犹如帝释喜幢折

尔时。净饭王宫所有释种、诸亲族等。见净饭王身扑倒地。彼等皆悉大生忧苦。心无暂乐。各自举声号啕而哭。口唱种种悲苦之言。大叫大呼。如上所说。

时迦毗罗城内所有人民大小。以其别离圣太子故。各各称冤。大声而哭。思念太子。如是次第诸眷属等。齐共慰喻于净饭王。

时净饭王忆太子故。忧恼之心。不能暂舍。诸亲族等。或有言说开解王者。或有扶王令起坐者。而王虽坐。少时还倒。闷绝不醒。或时暂苏。啼泪满面而敕车匿。作如是言：汝之车匿！何故不遣太子还宫？

时其车匿即白王言：大王当知。我亦大作殷勤方便。欲令圣子降意归还。但圣子心无所染著。于世间中所有俗法。一切弃舍。无有乐心。即语我言：汝莫谏我。我今不用一切五欲。弃舍一切眷属国城。唯乐山林。泉流静处。

时净饭王重闻车匿作是语已。兼见太子诸璎珞具。在于地上。身即顶礼。满面泪流。大声而哭。语车匿言：我今力穷。无复意气。手足悉折。犹如杌株。我今别离此爱子故。如树无枝。唯根干在。于外诸国。今见轻欺。又我单身。无所能作。如树被雹。为诸小儿之所戏弄。呜呼我子！最上最胜微妙丈夫。可喜形容。端正无匹。柔软童子。违离心愿。何故出家。弃舍五欲、心所乐者。背我而去？

呜呼我子！诸相具足。百福庄严。一一相中。皆并悉备。

呜呼我子！身体诸好。皆悉遍满。

呜呼我子！伺诸妓女睡眠不觉。忽然而出。

呜呼我子！昔在宫内。我无一愁。

呜呼我子！诸王家胜。

呜呼我子！上世以来。恒在诸王上族中生。

呜呼我子！何故忽舍王位出家？

呜呼我子！恒为多人之所喜见。若男若女。老妪丈夫。眼瞻视时。无不欢悦。

呜呼我子！善巧多智。

呜呼我子！弃舍四方及诸七宝、一切眷属。独自出家。

呜呼我子！犹如白象。破大树木。背宫出家。

呜呼我子！汝出宫时。所有城门。难开难闭。设开闭时。其声远彻。云何今者使我不闻？决当诸天隐蔽彼响。

呜呼我子！今此处所迦毗罗城诸释种子。无可望。以汝悉达舍出家故。

呜呼我子！迦毗罗城诸释种子、所有资财、金银珍宝、谷麦仓库、自余钱物。能得弃舍。犹如涕唾。背而出家。

呜呼我子！我以为汝造诸时殿。春夏秋冬。汝今云何弃舍而行。娱乐旷野无人之处。唯与诸兽山林为乐？

呜呼我子！昔者诸仙二种授记。以是因缘。我昔欢喜遍满其身。不能自胜。我于尔时。不觉顶礼儿之二足。

呜呼我子！汝今出家。护城诸神悉皆弃舍此城而去。

呜呼我子！面圆如月。

呜呼我子！牙齿白净。目如牛王。

呜呼我子！昔闻汝语。心生喜欢。今日忆想。反成忧苦。

呜呼我子！恒以妙好多伽罗香、栴檀沉水、牛头栴檀。用涂其身。种种瓔珞所庄严身。末香薰香、烧香所薰柔软之体。今忽不见。

呜呼我子！爱恋之心彻我皮肉、筋脉骨髓而在中住。今忽舍出。入山林间。

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

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

## 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之三

时净饭王复作是言：我今心愿所有四方护世神王护诸众生。今为我子成利益故。恒相佐助。天上帝释千眼天主。舍脂之夫大力天王。及诸天众左右围绕。愿为我子。所有心求。愿作佐助。又世诸神。风神水神。火神地神。四方四维。彼等诸神皆作佐助。汝最胜者。无上丈夫。何故弃舍四大天下？彼之我子。今捐家出。志慕无上极妙圣果。其所欲求。愿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。使早证明。

其净饭王卧于地上。以种种语呵责犍陟。作如是言：汝不善马！从来多种为我所作爱乐之事。今日何缘忽不饶益。如是损害于释种家。我之太子恒常爱汝。与我心合。常作欢喜。汝今如是。汝须覆灭。汝可将我向太子处。我共爱子共行苦行。我今离别所爱子故。命在须臾。不久存活。而说偈言：

犍陟汝马速疾行      将我诣彼还返

我无子故命难活      如重病人不得医

时净饭王说是语已。因爱子故。苦切所逼。卧在于地。作如是等受苦恼事。举声大哭。乍仆乍起。言音哽咽。

尔时。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。见净饭王宛转于地。左倒右扶。心大愁毒。悲苦缠迫。意不暂欢。身心一时生大热恼。其等欲开解王意故。故现颜色自无忧愁。共白王言：大王！今者宜可舍诸忧愁苦恼。定于自心。须作健想。不应如是闷绝自扑。犹如凡人涕泣流泪。所以者何？大王当知。如昔过去。多有诸王弃舍王位。如萎花

鬢。背而入山。又复大王！太子悉达宿缘当受如是业报。大王今者应忆往昔阿私陀仙预授其记。白大王言：彼童子者。不可拘以人天果报。并及转轮圣王之位而期待之。使令贪爱暂住于世。大王今者若决定欲唤太子还。但敕我等二人令去。当随王命终不敢违。

时净饭王即报之言：汝等二人若知时者。可速疾往至太子边。若不尔者。我今身命无有吉祥。为诸苦恼之所缠逼。

是时。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闻净饭王如是敕已。即共发行。诣太子所。而说偈言：

太子应受如是业 王当念昔私陀言

记彼不贪天转轮 宁乐人间五欲乐

时彼大臣及国师等说是语已。相与俱行。

其马犍陟处处闻于如上苦切呵责言已。意甚忧愁。生大热恼。以热恼故。无暂时欢。心既不欢。即便命尽。命尽之后。应时上生三十三天。既生彼天。后知如来得成道已。即从彼天舍来下生中天竺国于那波城。其城有一婆罗门种。具行六法。即为彼家而作子息。乃至渐大。至如来边。如来知彼往昔之时作于马身。命终生天。时佛即说彼马因缘。既闻法已。漏尽解脱。入般涅槃。

## 观诸异道品第二十四

尔时太子自手执刀割于头鬢。剃除须发。身著袈裟。即时无量百千诸天生大欢喜。遍满其体。不能自胜。以喜欢心。齐出声叫。大歌大啸。弄诸衣裳。口大唱言：悉达太子今已出家！悉达太子今已出家！其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！得已。一切生法众生。当得解脱于彼生法！乃至应受苦恼别离诸众生等。悉得解脱于此系缚！

尔时菩萨割髻之处。其后起塔。名割髻塔。菩萨身著袈裟之处。后起塔称受袈裟塔。车匿犍陟辞别回还向宫之处。后起塔名车匿犍陟回还之塔。菩萨行路。谛视徐行。有人借问。默然不答。彼等人民各相语言：此仙人者必释种子。因此得名释迦牟尼。

尔时菩萨自心发起如是思惟：我今既已舍于王位。捐自眷属境界国城。不可生悔。此事成已。是灭相法。如是念已。心转勇猛。

尔时菩萨从彼阿尼弥迦聚落。渐渐欲向于毗耶离。中路有一仙人居处。彼旧仙人名跋伽婆（此言瓦师）。菩萨入彼仙人处时。光明显赫。照彼山林。菩萨既除诸璎珞具。并舍一切迦尸迦衣。直是身威。犹尚出光。耀彼山林诸仙人眼。而有偈说：

菩萨象王狮子行 除舍妙衣及璎珞

直著袈裟粗法服 身犹威耀彼诸仙

时其林内所有持行婆罗门仙。行住坐卧。或手执持。随威仪住。彼等一切。向菩萨面。起恭敬心。爱乐尊重。或复生疑。瞻仰菩萨。然彼林内。有诸耆旧婆罗门仙。或取花果药木草根其余他行、未集聚者。彼等未见。不生疑心。但远遥闻菩萨之声。既闻声已。心惊速疾来还林中本所住处。应所作者更不复作。应所取者更亦不取。其余花果及药草根。设已取者亦悉舍之。但心速欲来菩萨前。

时彼林内所有诸鸟。所谓鸿鹤、鹅鸭、鹦鹉、鸽鸽、鸳鸯、命命、孔雀。及迦陵伽、俱翅罗等一切诸鸟。彼诸鸟等见于菩萨入林中已。各各自出和雅之音。作微妙声。又彼林中所有虫兽。其等一切悉舍水草。不食不饮。欢喜来向于菩萨前。

是时。彼林诸婆罗门为祭祀故。擊诸犊牛。取于乳汁。彼等犊牛虽复捋讫。而其乳汁犹更如初。自然流下。

时彼一切诸婆罗门各相谓言：曾闻有八婆娑婆天。此人莫非是于其一。或复有言：诸婆娑天。此是其一。何以故？自从其来入此林中。此林放光。皆悉明耀。如日初出照于世间。而说偈言：

或八婆娑此是一      或二婆娑中一天

若不此林何故光      譬如世间日初照

尔时。彼等诸婆罗门修习仙法、居彼林者。随林所出供养之具。将如是等诸供养具。请于菩萨。各各一心。齐顶礼足。同共白言：善来圣者！我等诸仙欲请圣者住于此处。此处所有花果树林、药草根叶、流泉冷水。随时堪可纳受充用。此是古仙之所居处。欲求解脱。易得安心。此处空闲。经行寂静。

尔时菩萨以微妙语。辞辨音句美丽可观。声隐隐深犹如雷鼓。随所堪受问讯相酬。

是时。诸仙众中有一婆罗门仙。善巧居林苦行之法。彼见菩萨好容仪已。别更告一婆罗门言：仁者知不？此天童子洞识人心。善解方便。何以故？凡世间人各相谓言：我生诸子。应当养育。诸子长成。则能为我兴立家计。贩卖求财。造作生活。我于当时求智求道。若负他债。悉偿令了。如是思惟诸恩爱故。养育诸子。此则不然。为他求道。不计自死。不求自利。

时彼众中复更别有一婆罗门。告彼以前婆罗门言：仁者仁者！如是如是！如汝所言：世间之人不自觉知。不自辨了。常不知足。但言我今须如是办。明日复须作如是办。我行法时犹尚未至。如是一切诸世间人。以迷惑故。既不办于此世自利。然未来世亦复不得成就诸利。

尔时菩萨从兜率天下来之时。入释种胎欲受生日。彼时先于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处。自然涌出二金色树。时彼二树高峻长大。而

彼二树。当于菩萨出家之夜。忽然没地。一时不现。其跋伽婆仙人见彼二树同夜没不现已。心大忧恼。怅怏低头。思惟念言：必我衰时相貌所至。或复更有恶相来耶？

菩萨见彼跋伽仙人如是忧愁、低头怅怏。心不欢乐。渐至彼边而白仙言：尊者何故颜色忧愁、低头而坐？

时彼仙人报菩萨言：天善童子！此我居处。往昔以来。有二金树从地涌出。彼树高峻。严丽可观。我见彼树今忽不现。以其没故。我今忧愁。心意不乐。如是低头思惟坐耳。

菩萨即问彼仙人言：尊者！彼等二树出来几时？

仙人答言：到今以来二十九年。

菩萨又问：彼树灭没尔来几时？

仙人报言：昨夜半时。始没不现。

菩萨即语彼仙人言：彼二树者。是我福力果报故生。若我当作转轮圣王。我于此处作一善地园林之所。我今既其舍离出家。以是义故。彼树昨夜没而不现。以是因缘。尊者勿复自生忧愁。

尔时。菩萨为于彼等一切诸仙左右围绕。于前行至彼所居处。随意游行。观看种种坐起安禅、苦行精进求道之处。时彼林内有一仙人。恒修苦行。在菩萨后随逐而行。

尔时菩萨入彼林中。至于仙人居坐处已。东西南北观看彼中行住坐卧苦行居所。欲求彼等最胜处故。问于彼等诸仙人言：我今始入。求道未久。是故我欲借问诸仙。唯愿如法为我解说。汝此法行我曾未知。汝等示现为我宣说。我得闻已如法奉行。此处求利真实行者。如于汝等所有苦行。我亦依行。

彼等诸仙答菩萨言：仁问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。我等为仁次第

解释。凡行苦行。此之众内。或有食菜。或有食荑。或食尼拘陀树枝者。或食头拘罗树枝者。或食迦尼迦罗枝者。或复止食一树之枝。或食牛粪。或食麻滓杂果藕根。或食杂种诸树软枝。或复饮水而用活命。或如蜣螂而自活命。或复有如獐鹿食草而以活命。或有立地而用称心。或有坐地而称消适。或食四口食而活命。或复有持麻作衣者。或黑羊毛而作衣者。或草作衣。或以野蚕绵作于衣。或龙须草以用作衣。或以莎草持作于衣。或鹿皮作。或以故破皮作衣者。或乱发作。或毛氆作。或以死人幡作于衣。或粪扫衣。或复裸形卧棘刺上。或卧板上。或卧株上。或卧杵上。或复住于尸陀林中。或住蚁垤。犹如蛇居。或住露地。或复入水。或复事火。或逐日转。或举两手。安然立住。或地蹲坐。或不洗梳。身坌尘土。或复螺髻。或拔头发。或拔鬚鬚。然我等辈以如是行自住持己。次或观时思惟而行。或复愿欲求生天上。或复有欲求生人间。以苦行故。然后其身始得安乐。所以者何？求法甚难。要修苦行以为根本。而说偈言：

如是修习苦行时    自有三十三天报

苦行精进后得乐    是故苦为诸乐因

尔时。菩萨虽闻诸仙如是苦行。而眼未见其法极处。心不喜欢。而知此言未是真善。还缓声报彼仙人言：我今观看汝法虽有。然苦须灭。而后果报更无所去。唯当生天。又其一切诸天宫殿、所有果报。是无常法。以行如上少果报故。如是苦行。既须捐舍所爱亲族。复去世间一切诸乐。行于苦行。远离诸乐。以求乐故。乃更入于大牢狱中。而说偈言：

汝舍爱亲及世乐    行于苦行欲生天

虽复谓言此出升    不觉未来还入狱

尔时菩萨说此偈已。复作是言：若当有人为苦逼身。希求胜处。

欲生天上。以天中受五欲乐故。不知厌离。于未来世。不免烦恼之所患害。彼等仙人以苦行故。还求大苦。是诸众生命终之时。见大怖故。求后好生。以求生故。还复不离于彼无常。所以者何？何处世间有诸恐怖。还复染著彼之处所。以于此世苦切逼故。求欲生天。受于乐故。希望渴仰。愿求生彼。所作未办。还复堕于无利益处。而亦不求厌离苦行。亦不求离苦身之法。欲觅胜处过天上乐。若有智人离此五欲。渐渐须觅胜上之处。如足步前。以证胜处。更须求过彼最胜处。若其苦身以得法者。此苦身法是名非法。若苦身故天上得乐。是因行法。得于非法。但此身动。由心故行。是故应当先调于心。莫苦其身。而说偈言：

此身动时由心转      应先调心莫苦身

身如木石无所知      何故随心而困体

尔时菩萨复作是言：若前所说。因于断食当得福者。其野兽等应得大福。又复贫人。以其先业果报微浅、不深植故。资财乏少。犹如世间无功德人。常求地上一切神祇功德之水。以澡浴身。望应得于如心所愿。其事不然。

尔时。彼诸苦行师等白菩萨言：明智仁者！仁于此处见何等患？

菩萨答彼苦行师言：汝今行此苦行之事。后日还来入此有处。

其苦行师复更详共问菩萨言：我此处有如是法行。

菩萨报言：云何得知如此苦行还入有处？汝等此行。非究竟入。非无畏处。

时苦行师复更重白于菩萨言：大德仁者！唯愿仁者莫作如是说。我今此居、所行道路。是无畏处。有大功德。若人依此道路行者。舍此恶形。得胜妙身。

菩萨报言：虽舍恶形、后得妙身。而实未是离有之法。因今苦身得于后身。然彼后身亦未离苦。所以者何？虽复行于多种苦行。望欲求乐而不离苦。

其苦行师复更执理白菩萨言：仁者！不然。不以苦行后还得苦。但以我等苦此身故。后世决定得于快乐。

菩萨复答如此之言：亦是无智。何以故？譬如有人欲求于利。不知其内而有大失。以知失故。欲求利者。此非智人。

尔时。彼有一婆罗门。在于众中高声唱言：希有希有！此之王子。是真实智。譬如有人得美饮食。而和杂毒。谁乐欲啖？如是此事。后虽得乐。而未离于有为、生老病死之法。此岂非是还求后生？

尔时菩萨复作是言：苦苦世间。憎死命鬼。复求后生。此大痴騃。

苦行师言：善哉王子！仁慎莫深谛观此行。此行过去无量大德共行此行。此之居处。往昔无量诸王仙等。百千万亿行此苦行。而共求于后世之乐。

菩萨又言：如汝今言千万岁者。希有大痴。呜呼妄语！此处大德以苦行故。分别境界。求后世乐。于未来世受生死有。不曾知足。于烦恼中。不作所作。辗转其中。以其世间求于乐故。反多得苦。

时苦行师复作是言：仁者王子！此境界主寐湢罗城。其王欲作无遮之会。祭祀诸天。杀害众生。其数不少。求后受乐。

菩萨复言：凡以杀害而得法者。可名行乎？

其苦行师又复白言：我相承来。祭祀诸天法用如是。

菩萨报言：何有苦他名为法也？有尘坌身。还将尘拭。能得净乎？有血涂身。还以血洗。岂能得净？有行非法。当得于法。无有是处！

苦行师言：实有是处。

菩萨又言：有何因缘？

苦行师言：依韦陀论。往仙所说。

菩萨又言：此是何义？

苦行师言：若有诸人祭祀诸天。是名为法。

菩萨又言：我且问汝世间近法。若人杀羊祭祀天已。得如法者。何故不杀所爱亲族而祭祀天？是故我知杀羊祭祀。无有功德。汝行杂法。意欲如是。

尔时。菩萨遥见去此坐处不远。有一丛树。如尸陀林。菩萨见已。告彼苦行诸师等言：尊者但看彼地处所。名何苦行。而彼林下。或有死尸。诸鸟所食。或有死尸。白骨而聚。今者现见。或有死尸。以火焚烧。成一聚骨。或有死尸。悬著树上。或有死尸。被其眷属之所杀害。庄严其座。依法而葬。后生惭愧。或有死尸。眷属围绕。相送来向尸陀林中。安置于地。讫还归舍。

其苦行师又复更言：仁者王子！然其彼处尸陀林者。四辈共同。无有简选。平等施身。福德之地。名为旷野。此处地方。布施身者。不用苦力。速生天上。求世胜处。速得受乐。或有仁者。投身绝崖。或烧或施。而生天上。

菩萨复言：若当如是。修行行者。后求富贵。呜呼大痴。呜呼无常。而求后世。多有怨仇。求后富贵。呜呼大苦。还求大苦。彼等痴愚。无智之人。入大火聚。入大蛇口。

菩萨如是辩才之舌。向诸仙人说解脱言。作微妙语。如是说时。日将向没。

是时。菩萨还彼仙人所居之处。一夜停宿。后日天晓。更余处行。

彼等诸仙。随菩萨后次第而行。

尔时。菩萨少时行已。见彼诸仙随后而行。菩萨见已。即便依一树下而坐。彼等诸仙围绕菩萨。或坐或立。

是时。彼诸众仙之中最老仙人。向于菩萨。生希有心。而白之言：仁者王子！自汝来至我所住处。时彼地方而自庄严。仁者出已。彼处如今即成旷野。以是义故。唯愿仁者莫舍于我所坐之处。何以故？凡人欲得疾生天上。在此福地而修行者。不久即生向于天上。是故仁者不应舍此如是微妙先圣所行清净之所而行余处。而说偈言：

仁来我林威德严 今去忽然成旷野

是故不应相弃背 如人爱命莫舍身

尔时诸仙说是偈已。即更白言：仁者王子！今在此处。得不见于无有恩义鄙恶人乎？或见堕于杂行之人。或复见于不净行人。若不如是。仁者何故不乐于我所居停处？我等诸仙欲随仁者作于善友。随顺不逆。奉教随行。欲共仁者求胜妙处。假使岁星共仁者居。犹得胜处。何况我等苦行诸仙！

尔时。菩萨得彼诸仙上首请欲同求解脱。见其意已。即说自心本所誓愿。兼复赞叹彼等苦行一切诸仙而语之言：仁者诸仙！今者已得无碍之辩。而身久来习行如法。内心净故。能于未曾所识人边生大殷重敬念之心。今若欲舍犹如亲爱。乃生大愁。其事虽然。但仁者辈所求之法。为生天果。我不然也。我今乃欲志求解脱。不欲取有。我之意愿决定如是。我心既观如是相已。见于汝等所居之处。心不愿乐。一欲求还。一欲求去。此二甚远。然我亦非不乐此处。又亦不复憎疾他人。亦非见于他人过咎而不住此、舍背行也。然汝等辈皆住于法。随昔仙圣有所言说。汝等一切。皆悉已得大仙之法。

是时。彼等诸仙人见菩萨所求解脱胜上。于菩萨所更生殷重爱敬心想。

尔时彼众。其中有一梵志仙人。恒卧灰中。或编椽上。身著死尸。糞扫衣服。耳目青黄。鼻长身白。手执军持。闻菩萨说如是语已。向菩萨面。欢喜以报叹菩萨言：仁者所语。极大微妙。最上誓愿。汝今乃能年少之时。未受五欲。见诸过患。若不渴仰欲生天者。岂能得知天上后患？如是观已而求解脱。彼人不久便得解脱。若当仁者有如是意。决定欲求彼解脱者。汝今宜应速疾而行。去此不远。有一仙人住止之所。名曰穿藏。彼有一仙。名阿罗逻。彼仙已得决定正智清净之眼。仁者可至彼边咨问。应闻至真方便行路。仁者若闻此之方便。必至彼真。如我意观。仁者所见必过于彼。如今仁者心想及身、一切相貌。决定当度诸智彼岸。胜于往昔诸仙人等未曾证者。今悉得之。

尔时菩萨报彼梵志仙人等言：愿如仁者所述可也。

是时。菩萨舍彼仙人殷勤劝请。背之而行。意欲向于阿罗逻所。而有偈说：

摩诃释种圣王子      善巧美语慰诸仙

决欲前向罗逻边      所有诸仙还自住

## 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之一

尔时。国师大婆罗门及一大臣。二人齐共受净饭王悲哀沥泪啼号。即便整备贤善好车。驾驭而立。奉承大王威德势力。从所住城迦毗罗出。出已。寻逐菩萨脚迹。速疾而行。渐渐至于彼跋伽婆仙人住处。其跋伽婆遥见使来。渐将向近。即起前迎。而口唱言：善来仁者！云何忽屈来到此间？愿且消息。少时停止。此草铺上解歇暂坐。

我当具办甘果冷水。随意饮食。

时二使人即便顶礼彼跋伽婆仙人之足。礼已却退。坐于一面。坐安稳已。其跋伽婆种种慰劳王二使人。

尔时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语而问之言：大仙尊师！我等今被彼甘蔗种大净饭王敕命而来。我身即是彼王大臣。指国师示。此是彼王国之尊师大婆罗门。彼甘蔗王有一太子。字悉达多。以畏生老病死之故。欲求解脱。舍宫入山。传闻道其已至此处。我等求彼故来至此。

作是语已。跋伽婆仙即便报彼二使人言：实有此事。然其修臂功德具足胜上丈夫。曾至此处。至此处已。而问我所修行法。我依实说。彼既知已。即云。此虽胜于人间。其后还来入生死中。非是究竟解脱之处。嫌故舍去。欲求出离解脱生死。今者进向于阿罗逻仙人居所。而说偈言：

修臂丈夫功德具      至此闻我法非真

欲求至极大涅槃      背我今向阿蓝所

尔时。二使大臣国师婆罗门等闻跋伽婆仙人语已。以至孝心、于净饭王殷重敬故。不觉疲乏。无有懈倦。不食甘果。不饮水浆。依跋伽婆仙人之语。即共相寻向菩萨所。

彼等渐至到菩萨边。遥见菩萨在于林中。于一树下铺草而坐。除其一切诸宝璎珞。身体放光。巍巍显赫而自庄严。譬如重云中。忽然日出。照耀天下。满林树间。见已。相与从车而下。安详徒步。向菩萨边。至已。顶礼于菩萨足。口同唱言：唯愿圣子一切常胜！更自前立。近菩萨边。

尔时。菩萨慰劳彼等。随于彼等所能堪受劳谢语言而慰问已。菩萨命令相近而坐。二使坐已。白菩萨言：大智太子！圣子之父、净饭

大王以心爱敬于圣子故。大受苦恼。所以者何？当于圣子出宫之日。大王闻已。立地自扑。迷闷而绝。全不觉醒。以水洒喷。良久乃苏。既复本心。流泪满面。忆念圣子。其状如是。今遣我等来圣子边。唯愿圣子正心专听王如是敕：我已知汝正意乐法。我已知汝不住我宫。必应出家求无上道。其理虽然。但今非是汝入山时。我既见汝非时入山。是故我今忧愁苦毒。全身被燃。犹如猛火焚烧大林。汝今且可割意还来。入于我宫。暂舍于汝爱法之心。受我爱重。若如此者。是汝法行。若汝不还至我目下。令我受苦如是增长。譬如大河长远流注。于一时顷两岸崩颓。其水被填忽然断绝。又如猛风吹大云阵。譬如热天火烧干草。譬如旱月煎涸诸泉。譬如雹摧盛春苗稼。善子！我今心亦如是。以为忆念恩爱汝故。心大沸恼。煎烧破碎。是故汝且回还向宫。享受王位。治化天下。于后若见有善恶事。当任汝心。入山求法。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

### 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之二

时净饭王复如是言：我智慧子！汝今虽于诸亲族边无爱恋心。但取我意。还来向家。勿令我今为于汝故。忧愁懊恼。取于命终。善子！凡人行法行者。皆于一切诸众生边生慈悲心。如是乃得名为法行。岂但独自身入深山始名法行。所以者何？我昔曾闻。往古以来。或有诸人在自己家。不脱璎珞种种严身。长养须发。具足功德。求解脱故。在于家内。亦能得于解脱之法。凡是修习解脱行法。唯须智慧及以精进。如此即是解脱正因。汝今违我而入山者。如此乃是避于五欲惊畏之法。

然其彼等诸人在家。以诸璎珞庄严自身得解脱者。今当为汝略而说之。昔有仁者名曰随常、仁者力金刚、仁者多有、仁者流行、仁者大富、仁者边天。又复有于毗提诃国王。名能生耶耶底王（此言行行）。仁者净仙。又罗摩王（此言作喜）。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在家诸王。悉得解脱。

汝今须知。在于家中求解脱法。亦能令得。未必出家。是故汝可速来还家。满二种愿。一汝得受五欲之乐。二令我心常得喜欢。凡世间人受王位者。若令心得如愿功能。是名真王。我今能为汝满此愿。王位难舍。我为汝故。此难舍事。能舍与汝。灌于汝顶。汝若建立如是因缘。则我欢喜。便即辞退。舍世出家。入山求道。而说偈言：

王位亲密实难捐 今悉割断持付汝

见汝堪治世间故 我生欢喜即入山

尔时。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宣净饭王如是口敕所说之偈。悉具委曲咨菩萨已。复更别以三种事意谏菩萨言：大智圣子！此是圣子父王净饭流泪呜咽向我等敕酸切之语。是故圣子。今闻父王如是苦敕。堪应供养恭敬父敕。不得违逆。圣子父王今已没溺大深苦河。无人能拔出于智岸。唯有圣子能作救护。堪拔彼苦。犹如堕于最极深水。唯大船师乃能拔出。如是如是。圣子父王今已没深大苦恼海。更无有人能拔出者。唯圣子耳！

又复圣子小婴孩时。增长养育。唯憍昙弥。兼其复是圣子姨母。莫令孤寡。使其命终。今为忆念于圣子故。受大苦恼。譬如牷牛。失犊子故。悲唤而鸣。如是如是。彼憍昙弥以眼不见于圣子故。苦悲呜咽。常恒啼哭。是故圣子不应舍离。复以往昔养育之恩。犹如彼牛爱恋其子。并及宫内妇女眷属。亦然受苦。

又迦毗罗城内一切释种男女、人民大小。为爱圣子心煎迫故。被

苦恼火之所烧燃。

是故圣子。今可还家见于彼等。譬如大地被焚烧时。在上诸天降大甘雨。灭彼灼热苦剧之火。

尔时菩萨闻父王使如是语已。少时思惟以调身心。口喘气已。报使人言：我亦久知人父向子。皆有爱心。我知我父净饭大王向于我边。极大怜念忆恋著心。我今但以怖畏世间生老病死。自身见没。岂能救沉？欲求度脱故。舍离彼诸眷属耳。谁复乐舍此之亲爱。可不欲得恒相见也！若世间中无爱别离。谁不乐世？虽复久住。共诸亲聚。会当别离。是故我今舍于一切所爱亲族及以父母。志求菩提。

若汝所言：因爱我故。致令父王生大苦恼。我闻此言。实不恋著如是恩爱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有人。于睡眠中。梦见亲爱聚会合会。觉还别离。若是凡人。不解方便。心生苦恼。此是无识愚痴众生。若有智人能自思念。亲爱合会犹如路行。道上结伴相与共行。随逐近远到所至处。各散还本。以是事故。亲爱眷属。聚集有离。何须愁恼。又前世时。曾为眷属。舍已来此。此处眷属。舍至后世。后世舍已。复至后世。如是辗转。更互相舍。此诸眷属。爱恋之心。从何处来？去至何处？凡世间人。从初受胎。至一切处。如是念念刹那时间。悉皆有于死命鬼逐。如此何者是时非时？今乃语我。我子即今非是入山求道之时。何况在家受五欲时。若当问我时非时者。今当略之。所以者何？彼死命鬼。于一切时摄诸众生。无不摄时。是故我今欲求离彼生老病死。以如是故。无时非时。

菩萨复言：若当我父唤子但来。我必与子灌顶王位。我父必有大弘愿心。如是难事以能与我。可惜于道令我不修。但我不欲受此王位。亲爱系缚非解脱道。譬如患人不思美食。云何智人贪是世乐？其无智想。愚痴之身。大有苦恼。故乃能受此王位耳。既居王位。放逸自在。

耽荒酒色不能舍离。譬如金屋猛火炽燃。譬如美浆和诸毒药。譬如花沼而有蛟龙。如是如是。王位快乐。意所娱乐。诸患随逐。不觉不知。以是因缘。我今不乐。亦非是法。而说偈言：

譬如金屋火炽盛      如食甘美毒药和

如满池花有蛟龙      王位受乐后大苦

尔时菩萨说是偈已。复作是言：以如是故。往昔诸王得王位已。年少之时。治化受乐。后至老年。厌离五欲。弃舍宫殿。便入山林。凡人宁当在于山林。食草活命。不居宫殿受五欲乐。如养黑蛇。后受其殃。初受乐时。不知患害。后时嗔发。遂便螫人。宁舍居家入于山林。莫舍山林还入家居。

何以故？为于先圣所讥嫌故。我今既得生于善家。应修善法。莫如痴人。行不善法。自纵恣心。既剃须发。著袈裟衣。止住山林。修道学问。而彼于后。舍袈裟衣。不怀惭愧。是名无羞、愚痴之人。或为贪故。或为嗔故。或为痴故。或为畏他。如是反退。我今不羨天帝释宫。况复还欲入自己宅。譬如有人。已得美食。食讫以后。吐变此食。弃之于地。复欲还喫。可得以不？如是如是。若人舍彼五欲出家。或为诸缘还欲入家。亦复如是。譬如有人已离火宅。还欲入来。如是如是。已见俗患。舍白衣形。入山修道。回还亦尔。而说偈言：

如人舍于火宅走      后时忽复更回还

既见俗患离出家      从林返归亦如是

尔时菩萨说此偈已。告二使言：汝等前称父王所说。往昔诸王在家修法得解脱者。此事不然。何以故？此之二事。因缘相乖。甚大悬远。

所以者何？求解脱人。其心寂定。微妙之处。乃得居停。若在宫

中。五欲情荡。出外治民。须行鞭捶、嗔责罪罚。于是心中求解脱者。无有是处。若人意乐无为寂静。彼则不贪世间王位。设在位时。应须舍离。若乐王位。其人心意不能寂静。若乐寂定。复贪世务。此二相乖。天地悬远。譬如水火。不得共居。如是如是。求解脱法。复著五欲。终无是处。是故我今决定知彼往昔诸王。舍王位已。然后乃得寂定之法。若居王位教化之时。其智未成。且学用心治理民耳。不必专求解脱之法。其事虽然。彼等诸王各随其意。或求解脱。或受五欲。我今不然。不学彼等。亦复不曾发如此心。我今已断住家欲锁。得于解脱。不复贪著世间五欲。岂得还家。

时二使人闻于菩萨如是等说无染著言、专正决定至真之语。更复详共白菩萨言：大圣王子！今者誓愿求无上法。此是真实。非无道理。但如此行。今未是时。所以者何？圣子父王今受如是忧愁苦恼。是故圣子违背此心。非是正法。而说偈言：

今求法藏实是利 虽有正理未合时

父王愁毒切割心 孝德既乖是何道

尔时二使说此偈已。重白圣子作如是言：大圣王子！如我所见。此意非是细观法行。于世财利及以五欲。非巧方便。所以者何？圣子今者未曾见因。云何求果？现得果报。而便舍背。方求未来。大圣王子！凡是世间一切书典。各各皆自有于悉檀。或有人言有未来世。或有人言无未来世。然此义中。人多有疑。是故。圣子！以得果报现在且受。若无来世。何须精勤求彼解脱？

复有人言：决定世间有善有恶。未来世受。以是义故。精勤修行。求解脱道。是名为痴。若使诸根决定破坏。亲爱别离。怨憎聚会。境界相合。自然舍离生老病死。何假须作勤劬方便。当知此义无有实也。

又在胎时。手足胸背。腹肚发爪。诸节支脉。自然而成。或复有

人。得成身已。还复破坏。或有人言：既破坏已。还自然成。故先典中有如是语。棘针头尖。是谁磨造。鸟兽色杂。是谁画之。此义自然。无人所作。亦复不可欲得即成。世间诸物。不得随心即使回转。而有偈说：

棘刺头尖是谁磨 鸟兽杂色复谁画

各随其业辗转变 世间无有造作人

复有人言：世间作者。一切皆由自在天作。若自然者。人亦何须勤劬作业。可不是因流转自来。及其去时。还是彼因流转自去。

复有人言：以分别故。则我相生。故受于有。有尽亦然。若受有时。不假勤求。自然而受。若有尽时。自然而尽。亦不假灭。

复有人言：世间欲受人身之时。其父不负他人之债。则便得生。生天生仙。一切悉然。若此三处不负债者。此人不用勤劬而求。自然而得彼处解脱。如是次第诸经典中。各各悉檀自说如是。各得解脱。其有智人。精勤欲求胜处之时。必损其心。是故我知。圣子若欲求解脱者。依理依法。应如是求解脱之路。如古书典悉檀所说。若如是者。必定当得无有疑也。

圣子慈父净饭大王为圣子故。受爱心苦当得除愈。圣子今者还宫之时。意中若见宫殿患厌。此事亦复不须思惟。何以故？昔诸王仙弃舍家已。至山林中。后还回向自家宫中。言彼王者。各有名号。所谓庵婆梨沙王（此言虚空箭）。舍离家已。在山林中。诸臣百官开谏晓喻。左右前后。围绕而还。其罗摩王（此言能喜）。既见大地被诸恶人之所毁败。各各相夺。迭相杀害。心不忍看。从山出来。如法拥护。

又复往昔。毗耶离城有一大王名徒卢摩（此言树）。亦从山林下来本国。护持世间。往昔又有一梵仙王。名娑枳（居歧反）梨低（此

言离言）。又罗枳提婆王（此言喜天）。达摩耶舍王（此言法称）。  
诸如是等梵仙诸王。无量无边。各舍山林。还来本宫。绥抚大地。

是故圣子。闻此往昔诸王本事。今若还宫。无有患苦。而说偈言：

如是名称诸王等      各舍妓女入山林

后并弃山还本宫      圣子今回有何过

尔时菩萨闻彼二使如是语已。告彼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言：有无之义。疑与不疑。我自知耳。但此二义。所有真理。隐之与显。我忍受之。其传闻者。既无因缘。何由可信。若有智人。应不依他虚说而行。犹如盲人欲行道路。既无导者。不见真实。云何得行？心自不决。若善非善。彼盲痴人。假令净法。心见不净。以无智故。我今宁发精进之心。而虽未得。甘从果报长受苦恼。实不忍在五欲淤泥。迷没沉溺。为于诸圣之所讥诃。暂受快乐。

又汝等言：往昔以来虚空箭王及能作喜。并从山林还入家者。彼等诸王。我不取于解脱法中用为证明。何以故？彼等诸王。以其所学尽神通故。别更无有苦行之法。是故彼等回返还宫。

汝等今者莫作是心。我当立誓：假使日月堕落于地。此雪山王移离本所。我若未得正法之宝。贪世事故。以凡夫身还入本宫。无有是处！我今宁入炽盛猛炎大热火坑。不得自利而还入宫。无有是处！

尔时菩萨作是誓已。从座而起。舍弃此林。背彼二人。独自而行。

时彼二使闻于菩萨如是言已。复见决定舍诸亲族。发如是愿。知必不回。举身自扑。从地而起。流泪满面。大声而哭。随菩萨行。欲近菩萨。

是时菩萨威德甚大。彼等二人。不能得逼。犹如日光。耀彼等目。不能睹见菩萨之身。

尔时使人复更重咨菩萨是言：唯愿圣子莫作如是刚硬志意。愿定我等恋慕之心。我等爱心既未除断。不忍弃舍圣子而去。

彼等二人爱菩萨故。兼复重意向净饭王。以是因缘。随菩萨后。东西而行。或住或看。或行或走。

时彼二人更复别教四人隐身。随菩萨后。左右而行。汝等入辈。莫离圣子。看至何处。如是教已。时彼二人心中愁毒。受大苦恼。啼哭叫唤。各相问言：我等今者云何至城见大王面？大王心情。为圣子故。大受苦恼。我等此言。云何得奏？若至王边。复作何语。能解王心？而有偈说：

彼等二使知圣子      决定不还至自宫  
别遣四人逐后行      自回见王云何说

## 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之一

尔时菩萨舍其父王大臣使人。并及国师婆罗门时。两俱流泪。既分别已。渐渐前行。安详而向毗舍离城。未至彼城。于其中路。有一仙人修道之所。名阿罗逻。姓迦蓝氏。

时彼仙人有一弟子。遥见菩萨向己而来。见已生大希有之心。从生未曾睹见斯事。见已速疾走向其师所坐之处。至已。向彼诸同学等摩那婆边。大声唱唤彼等姓名。各各自言：仁者跋伽婆。仁者弥多罗摩。仁者设摩。诸如是类摩那婆等。皆悉告言：汝等今者可各喜欢。心应舍离祭祀之法。今此处所有远方客大德仁来。应须迎接。然此仁者已能厌离诸结烦恼。欲求最上至真解脱。即是释主净饭王子。诸相端严。犹如金柱。身光明耀。巍巍堂堂。修臂下垂。手过于膝。足趺下蹈千辐之轮。行步安详。如牛王视。圆光威德。犹如日轮。身若黄

金。衣袈裟服。我等福利最上之尊。渐渐自来向我等边。我等今者应须办具。随力所有供养承事。勿令亏少恭敬尊重。顶戴奉迎。

尔时。彼摩那婆即以偈颂叹菩萨言：

安详善巧能行步	顾盼犹若大牛王
众相满足庄严身	一切诸毛皆上靡
足下圆轮具千辐	眉间宛转妙白毫
修臂洪直自在垂	此是人中大狮子

尔时。彼摩那婆口说此偈叹菩萨已。重告彼诸摩那婆言：汝等一切诸摩那婆。可共相随向于师所。咨白此事。

是时彼诸摩那婆等。即便相随往诣其师阿罗逻边。到已。委具咨白于师如前等事。言语既讫。尔时。菩萨安详而行。忽然来至阿罗逻边。其阿罗逻仙人遥见菩萨近来见已。不觉大声告言：善来！圣子！

菩萨前至阿罗逻所。二人对面。相共问讯。少病少恼。安稳以不？相慰问讫。其阿罗逻请菩萨坐草铺之上。而有偈说：

二人相见大喜欢	各各问讯少病恼
相对语言时未几	清净草座即便铺

尔时菩萨坐草铺已。其阿罗逻谛心观察菩萨之身。上下观已。生大欢喜希有之事。即对菩萨以美音辞。往来谈说。称赞菩萨。作如是言：仁者瞿昙！我久承闻仁者丈夫。能舍王位。逾城出家。割绝亲爱染秽罗网。譬如大象断牢铁锁。或硬皮绳顿绝之后。自在走出。随心所行。如是如是。仁者今日乃能猛心舍宫入山。于一切处知足少欲。大有智慧。仁者瞿昙！既得如是希有之事。世间富贵、果报功能。得已能弃。剃落山林。此实难办。往昔诸王。虽得王位果报具足。备受

五欲。至年老时。唤于世子。付嘱王位。灌顶为王。于后方舍宫内而出。至于山林。行求于道。彼不为难。亦非希有。如我所见。仁今年少。不受五欲。舍是富贵功能之事。能办是心。来此求道。既得如是不可思议大圣王位。最胜境界。正盛年时。能敛心意。不著诸欲。志求解脱。不被缚著。不为诸根境界所染。能知有中一切诸患。不被诸有之所缠绕。

何以故？往昔有王。名曰顶生。彼王已得统四天下。犹不知足。腾上至彼三十三天。得于帝释半座而坐。以其内心不知足故。五欲境界。便即失尽。堕落于地。

复有一王。名那睺沙。亦得王领于四天下。还复上至三十三天。治化诸天。犹尚不足。亦失王位。堕落于地。

诸如是类。罗摩王、陀卢呼弥王、阿沙罗咤迦王等。又多有诸转轮圣王。以得王位不知足故。皆失境界。富贵王位悉皆灭尽。世间无人得境界已心知足者。犹如大火得薪炽盛。

其阿罗逻作是语已。菩萨报言：仁者大仙。我见世间如是相已。复睹一切犹如芭蕉。心内不牢。后还破坏。以得境界。恐不知足。不求自利。厌离欲事。我知是已。寻求正路。处处游行。犹如有人行于旷野。失伴迷路。心惑诸方。不得导师。以求导故。处处游行。今我亦然。

尔时菩萨作是语已。时阿罗逻更复咨白于菩萨言：仁者瞿昙！我久见于大士心相。仁于解脱堪作大器。

尔时众中有一摩那婆。是阿罗逻仙人弟子。合掌白师。叹于菩萨。作如是言：希有此人！不可思议。能办此心。往昔诸王年少之时。坐于宫内。当受五欲。于后得年头白老时。各唤太子。付嘱王位。灌顶为王。于后舍家而入山林。行行修道而得王仙。此者不然。盛年少壮。

正是快意受五欲时。少病少恼。气力充足。头发乌黑。身体柔软。勇猛具足。无所乏少。父王年老。不贪王位。厌离世间。不贪果报。而能出家。入山求道。

时阿罗逻白菩萨言：仁者发心。欲求何事。欲办何道。乃能发心来于此处。

菩萨报言：尊者大师！我以见此世间众生。以为生老病死缠缚。不能自出。今发如是精勤之心。

时阿罗逻复作是言：仁者瞿昙！乃能生于如是慧眼。发如是想。此义真实。所以者何？而说偈言：

一切法胜唯有行 清净寂定不过心

染著恩爱最怨家 诸有恐怖是老死

尔时阿蓝说是语已。而彼众有一摩那婆。是阿罗逻仙人弟子。白菩萨言：仁者今舍亲爱眷属。背而来此。有何心意？

菩萨报言：世界所有集聚会。决有别离。我知如是。故发此意。欲求至真。

时阿罗逻仙人重更白菩萨言：仁者今已得于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众生所没。此泥难度。世间所缚。此牢强绳。仁者已能独办此心。我当说此解脱法门。所谓爱心。仁须远离。言爱心者。是世间中大恶蛟龙。于心水内。居止停住。失一切利。以如是故。我今观知世间之人。非是正行。其能取于正行之法。唯有智人远离爱染。应须发心。断见有相。作于无相。

菩萨答言：大仙尊者！我受是语。如尊所言。

阿罗逻仙复问菩萨：仁云何受？

菩萨报言：世间之人。以作相缚。其相缚者。凡是父母。生子养育。为立家故。养育儿息。有能增长成就我家。以是缘故。父母养子。若无因缘。自许眷属犹不亲近。况复他人。凡亲近人。贪求利故而昵于人。终无虚觅。

阿罗逻仙复更赞言：善哉仁者！仁今已知世间诸法。瞿昙沙门！乃尔明证一切诸智。

时彼众有一摩那婆。亦是罗逻仙人弟子。白菩萨言：仁者瞿昙！仁今已得是最上乐。何以故？能渐离于一切爱相。即得世间诸无恼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见世间。少有人能不怜妇儿。不求财物。不举两手哭于世间。多见有人。以不少欲。不知厌足。爱惜资财。常起贪心。染著世利。家家尽皆举手大哭。而说偈言：

世间罕见知足人 少欲无求不受苦

所有哭泣恩爱者 多是贪著聚资财

时阿罗逻白菩萨言：希有！仁者瞿昙！如是广大智慧。是故仁今办是勇猛。制伏诸根。不令增长于诸欲染。勿为所牵。

是时菩萨问于尊者阿罗逻言：大仙尊者！诸根何故如是不定？欲降伏者。方便云何？唯愿尊者为我解说。

其阿罗逻仙人报言：沙门大士！凡人在世。欲厌离生。我今当为大士略说方便之相。大士谛听！而有偈说：

大尊仙人阿罗逻 发遣菩萨神智心

于自己论悉檀中 分别要略而宣说

瞿昙大士。凡欲除于诸根体相及根境界。应须如是思量分别。何以故？是诸根等一切境界。既分别知。悉须捐舍。乃至诸根境界之内有诸爱染。彼爱所染。即能令著。以此著故。则令众生沉没世间。不

能得出。诸凡夫人。受于贪爱系缚等苦。一切皆由境界故得。如是等事。大士当知。何因缘尔。而说偈言：

山羊被杀因作声 飞蛾投灯由火色

水鱼悬钩为吞饵 世人趣死以境牵

尔时菩萨闻此偈已。复更问言：尊者今说调伏诸根方便相貌。共因缘生。体性虚空。诳惑无实。犹如火坑。犹如梦幻。如草上露。我今心想。以如是知。

时阿罗逻仙人复问菩萨大士：仁何故言诸境界内无利益想？

菩萨报言：凡人欲依诸境界住、受果报者。犹如有人造立屋舍。欲蔽日光。或避风雨。如人以渴故求于水。又如人饥故求觅食。如人垢秽欲洗浴身。如人露形求衣覆体。如人困乏故求乘骑。欲得除寒故求于暖。欲得除热故求于凉。欲去疲劳故坐床铺。如是等事诸所求者。皆为以苦来逼身故。所以推求。如似病人。为患重故。方觅良医。世间之人。一切悉皆如是希望。

时阿罗逻赞言：瞿昙！希有此心！大德云何于世间中能作如是。速疾即生无常之想？希有希有！能见真实。大德利根！聪敏易悟。若能如是明了见者。是名真见。若异见者。是名诳惑。如仁所言：为饥求食。避藏风雨。以此寒热暂易夺故。世间人心即生乐想。

又复叹言：仁者瞿昙！真是法桥。任持大器。我虽传闻。先观弟子堪受法不。若能堪受。然后为说种种诸论。如我所见。仁者今日则不复然。俯仰云为。深得进止。不假须观。如我论中。有真实义。尽为仁说。

尔时菩萨闻阿罗逻仙如是语已。生大欢喜。而重问言：尊者大仙。今日未知我之孝心。忽为我作如是妙说。我知是相。虽未即益。今已

得利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有人欲见于色。而得光明。如人远行须得善导。如渡彼岸须得船师。尊者今日显示我心。亦复如是。唯愿尊者更为我说尊者所知。云何度脱生老病死？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

### 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之二

尔时。尊者阿罗逻仙人善知菩萨心有至德。更述己论决定悉檀。而说偈言：

瞿昙沙门善谛听 我论中说总悉檀

如今虽在烦恼中 如后自然还解脱

尔时。阿罗逻说是偈已。作如是言：凡众生者。此有二义。一者本性。二者变化。合此二种。总名众生。言本性者。即是五大。其五大者。所谓地大。水火风空。我及无相。名本体性。言变化者。诸根境界。手足语言。动转来去。及以心识。此名变化。若知如是诸境界者。名知境界。言能知彼诸境界者。是我能知。思惟我者。是智人说。而说偈言：

若有能识诸根尘 是名善知彼境界

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说思惟知

尔时。阿罗逻作如是言：思惟我者。其人即是迦毗罗仙及其弟子。以自度量此意境界。波阇波提仙人之子。名曰深意。所见亦然。如人數數生老病死。受諸苦毒。深諦知已。为他解说。令其远离。思惟此

理。应当了知一切无相。

又复说言：因烦恼者。所谓无智。爱著诸业。如是等业。属烦恼因。此烦恼因。则有四种。此人不能解脱生死。以其未离诸烦恼故。四种云何？一者无信。二者著我。三者有疑。四者无定。以有余残。则无方便。深著世间。恒常堕落。以如是故。处处受生。

言无信者。常行颠倒。应如是知而反不知。是名无信。

言著我者。云此是我。称彼非我。我如是说。我如是受。我行我住。我相我身。如是名我。不自觉知。是名著我。

言有疑者。此是以不惑疑一切。止是一物。犹如泥团。是名为疑。

言无定者。如是如是。是是亦然。非是亦然。心意觉想一切诸业。是众是我。是彼是此。是名无定。

又余残者。未知胜处。未觉始觉。未证自性。始证知故。是名余残。

又复说言：无方便者。即是无智。以无智故。不解方便。无方便故。不能显示。以是义故。名无方便。

又染著者。谓无智人。见闻触觉。即生染著。或时意著、身著、语著。或意业著一切境界。应不著处而惑著之。是名为著。

又堕落者。我是彼处。彼处是我。若有如是思惟念者。是名堕落。以是因缘。堕于烦恼。是名无德。是名无智。是名五处。苦恼无乐。

此无乐处。所谓黑暗、愚痴、大痴。有二杂住。是名五处。言黑暗者。所谓懒惰。言愚痴者。所谓生死。言大痴者。所谓行欲。所以者何？此处假使有大德人。犹尚迷惑。不知醒悟。故名大痴。二杂住者。所谓嗔恚。复二杂住。所谓懈怠。无明众生。不如是修。迷没染著此五处所。住于烦恼苦海之中。顺生死流。我见我闻。我证我作。

我教他作。我如是至。以如是心、如是意故。轮回没溺于烦恼海。如是四种。缠绕裹结于烦恼中。言无因果。

大德瞿昙！仁应当知如是诸事。而说偈言：

若人欲得正见知	四禅清净解脱处
心若觉了彼智已	知诸真圣及非真
如上分别应当宣	是故名为四禅解
能舍诸行及无行	此即知无字句名
以是彼处大梵天	说于世间诸梵行
若能行此梵行者	即当得生于梵宫

尔时。菩萨闻阿罗逻如是语已。复更重问其方便行。若行方便所至之处。及以梵行。修行当行。行处行法。尊者为我一切解说。

尔时。阿罗逻依己总论义例宗体。一切皆向菩萨而说。仁者瞿昙！凡欲修行。应舍宫宅。依出家仪。乞食活命。发弘大誓。修持戒行。住于知足。随所堪办衣食卧具。闲静住处。独行独坐。如诸论中智所知见贪欲、嗔恚、愚痴过咎。见已远离。厌恶诸欲。受最快乐。调伏诸根。入于禅定。

当于尔时。远离诸欲。远离诸患。空闲之处生离分别。即得初禅。得初禅已。还复思惟。如是分别。渐渐得乐。既得乐已。生是寂定。还依因此寂定之力。意重厌离。欲嗔恚等。既数厌离。心转喜欢。既加喜欢。增长于智。是时即得生大梵宫。生彼处已。还更如是思惟分别。此乱我智。还复弃舍。既弃舍已。得第二禅。生大欢喜。得欢喜已。见心被大欢喜所逼。转求胜上。即至光音。至光音天。见受乐处。至彼处已。厌离喜乐。既离喜乐。即得三禅。到三禅中。即转胜下遍净诸天。一向受乐。若能如是。得乐已舍。不受不著。即远离诸苦乐。

之处。得第四禅。既离苦乐及攀缘心。一切皆舍。

复有人以自慢心故。求解脱相。欲得出过四禅果报。故内思惟：此四禅法。广果天中所受果报。此是粗智。思惟观之。又如是言：彼人思惟如是事已。从三昧起。见其身色有诸过患。欲舍色身。求上胜智。故发是心。彼人如是舍诸禅已。进求胜处而发此心。如前所说。舍诸欲事。如是舍离粗色身故。发厌离心。彼时即得身中所有虚空无边。分别于彼一切色相。又色相内及树木等所有诸物。悉皆分别无边虚空。得如是等一切色处明了分别无边空已。即证胜处。而有偈说：

如是微妙大梵处 一切无相常无言

智人说彼解脱因 即此名为涅槃果

尔时。阿罗逻说是语已。白菩萨言：仁者瞿昙！此即是我解脱之处及其方便。我今为仁显示已讫。仁若心意喜乐此法。如我所说。仁可领受。而说偈言：

如是清净解脱法 我今知已复广宣

仁者心意若喜欢 唯愿依此领纳受

时阿罗逻复更说言：乃往昔时。耆沙仙人（此言求胜）、毗踰闍那仙人（此言离别老）、波罗奢罗仙人（此言他箭）等。及余诸仙皆共称说。是解脱法。亦复同乘此解脱法而得解脱。仁者既是大智丈夫。堪行此法。行此法已。能得善处解脱报果。

尔时。菩萨闻阿罗逻仙人所说梵行之法。受持而行。欲沙门行、求沙门果故行此法。即便证知。而菩萨从阿罗逻口下闻说法已。信行此法。不违不背。亦复不言我先自知。但受持已。思惟此法。增进更发坚固智心。求于胜处。既见胜处。亦不生慢讥毁彼仙。但自思惟：非独阿罗逻有此信行。我今亦有如是信行。非独阿罗逻有精进行、正

念三昧及诸智等。我亦有之。乃至智等。我今可求。如阿罗逻所知证法。已向他说、分别显示。及作胜处。

尔时。菩萨于阿罗逻所说法行皆悉证已。知见而行。然菩萨闻彼等诸法。无多勤劳。须臾时顷而尽得之。如行能说。宣通显示。一种无异。

尔时。菩萨即更前至阿罗逻边。作如是言：尊者阿罗逻。尊能如是自证法智。向他人说。所谓求生无相之处。

作是语已。时阿罗逻报菩萨言：长老瞿昙！如是法智。我自证已。向他显说。宣通开示。

菩萨复言：我从尊者闻此法已。如尊所说。我信知行。已证此法。若有智者知行境界。亦应不舍如此之法。但我所见。此法虽妙。未尽究竟。所以者何？我意如是观察思惟。此法犹有变动之时。但此境界本性如是。知已此智虽是无智。更欲生别其余诸法。然尊者说。虽言我得清净解脱。若分别观是因缘法。遇缘还生。非真解脱。犹如种子。非时而种。藏在地中。若未顺时。无有水雨。芽则不生。若依时种。润泽调适。诸缘具足。和合则生。今此亦然。但以无智。著于爱业。如是等法。舍已分别。言我解脱。但有著我。皆悉须舍。即便舍是无智爱等。业无合处。此等舍已。虽得胜前。未至真处。但行分别有我之处。彼等微细三事会有。以彼微细诸烦恼故。复更别有不用之处。寿命长远。分别故言我得解脱。而说偈言：

因诸过患微细故      所以受不用处身

寿命劫数既久长      便即说我说得解脱

菩萨复言：如尊前说已舍我。既自称言我已舍我。是则不名真舍我。若依分别未解脱者。彼不可言无有患累。以是当知有患累处。

亦不可言得于解脱。无我之处。有我之患。不可作异。犹火色热。热不离色。色不离热。此二各体。以先无故。合若有者。无有是处。如我既然。一切诸患悉皆如是。此解脱已。至于彼处。还复被缚。为以于智取境界故。彼灭色已。但有于识。彼知我识。即名是有。以是有故。不名解脱。是我悉檀境界大小。如是知彼。还得如是。求胜处所。以是义故。何须分别。此我非我。如木如壁。重重相舍。既各重重。有于智故。故我思惟：悉须放舍一切境界。令得自利。而说偈言：

重重次第悉皆捐 是乃名为舍境界

一切根尘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

尔时。阿罗逻徒众之中有一弟子。白菩萨言：大德瞿曇！今来至此。我等住处悉成好器。又复得于八种自在。

菩萨报言：此处云何得有自在？

时阿罗逻止弟子言：汝今且莫思量此事。所以者何？言自在者。于诸事中能作决定。不共他人。无有等侣。内身自证。寂定得故。乃生欢喜。

菩萨报言：此事不然。

阿罗逻言：其义云何？

菩萨即言：如是如是。

阿罗逻言：仁者但说。莫秘此语。

菩萨报言：若依尊者说言。此行无有回也。

阿罗逻言：仁者何故立于此问？何处有疑？

菩萨报言：我今心已厌离生故。欲问真正。

阿罗逻言：仁者瞿曇！欲得闻者。我当为说。凡欲开化于世间者。

即我是也。唯有名字。不生不老。不退不还。无边无中。无前无后。是名为我。自在能入。轮转在于生死之内。亦不暂住。彼法非法。彼天彼人。及诸有趣。彼能远行。彼能作乘。乘彼乘者。能渡深有海。流转去来。能作生死。亦能变化。自在最胜。最妙最大。能作世主。摄化一切。

菩萨问言：如此化者。是有以不？

阿罗逻言：我观仁者所问音声。必欲不受如此之义。或当仁者意不贪乐。

菩萨报言：我无有患。

阿罗逻言：大德瞿昙！勿作疑心。随意所乐。但自论说所向之义。善思惟入。以自明照。若自见知。不被他诳。不受他教。不随他义。如是证者。名得自利。余人不能。若不定心随诸论师而取义意。其智减损。仁者闻已。真正思惟。各各读诵。观察深义。审自证知。知已有疑。随意问我。我当为说。

菩萨复问：尊者所言：能化作世、得自在者。于是义中。我心有疑。

阿罗逻言：如仁者意。此义不然。

菩萨复言：我如是见。

阿罗逻言：何因如是？

菩萨复言：此缘唯一。所以者何？若自在化作此世者。则不得依次第相生。现见来者。其烦恼轮。不应如是次第而转。亦应众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。应一众生不得杂患。应诸世人供养自在。如父如母。自余诸天不得供养。其贫穷人。应不说彼。所有毁辱善恶之业。悉应在彼。应诸众生。无处依著。应无处求。应无所作。世人应不如是思

惟：自在有也、自在无也。世人如是分别有无。应作不作。诸业应得自然果报。彼自在天若行苦行。得成自在。世间亦应共受此业。一切亦应俱名自在。若彼无因作自在者。无处无人。非不自在。彼若非是自在建立。亦不名有。岂可得言自在建立？

其阿罗逻赞菩萨言：大德瞿昙！智慧深远。善能显示承受诸论。总言总体。悉以智力分别能知。是故平等见诸悉檀真实之路。愿为我说。莫辞疲劳、慳惜法宝。

菩萨复言：我今应当供养尊者。

阿罗逻言：师有多种。仁者供养。何由可遍。然今仁者既为上首。亦可堪能供养彼等。

菩萨复言：尊者但当为我解说如此等义。

阿罗逻言：彼等实胜于一切世。世间未有。彼等先生。仁者善意深自思惟：为业在前？为身在前？

菩萨报言：此义云何？

阿罗逻言：此是大患。所以者何？若业在前。非身先者。应不受身。身应无业。业自不生。谁造此业。若身在前。非业先者。应无有业。若无有业。何故复有众生受身？谁复有能开化世者？彼应不损。一定常存。三界所缚。是诸众生生本应生。自身若不能自在者。其一切人所爱乐身。应自具办。若自具者。于一切处应当自有。

菩萨报言：我如患人。求医师疗。我今亦复不难此义。

尔时众中有一苦行。是阿罗逻仙人弟子。白菩萨言：善哉瞿昙！尊师语言。唯愿仁者莫难其义。如此之义。计不须争。若其争者。此非利益。仁但受取。如尊师说。

菩萨报言：我不难也。但欲间彼。相承所来。须知其义。

彼仙人言：随此因缘。仁者受持。取其真义。若欲生疑。心中争论。是大非法。未来得罪。

时彼苦行仙人弟子。即说偈言：

凡人听受咨禀时	心意不乱义乃定
若当持疑怀谄曲	是则争竞觅人非
二彼求过即成怨	两怨相争口言恶
智者欲断口业过	说理不作相竞心
论议求胜是名贪	争名伏他使人耻
多言显过此大患	谄意听义成自骄
慢心嗔恚其罪增	各说是非相毁訾
应作不作不作作	二相竞故是大怨

尔时。菩萨闻是偈已。语彼仙言：实有如此相争竞过。非道言无。但我欲寻本来相承成就之事。非故穷尽。

说是语已。时彼仙人心犹不忍。

阿罗逻言：大德瞿昙！解脱道路。仁者憎乎？如此事缘。非本来也。

菩萨报言：若欲求彼解脱之时。须如是求。

尔时。阿罗逻仙人弟子复作是言：沙门瞿昙！仁者离此。欲求解脱。徒损身耳。

菩萨报言：人求世间无常乐故。犹尚有乏。况复欲求不还解脱。

时阿罗逻仙人弟子复更白言：仁者今既言不还来。可常行也。

菩萨报言：今行之处。既是意乐。今至彼处。当复何还？

阿罗逻言：莫行至彼。莫还来此。可不得乎？

菩萨报言：希有此事！尊者前说后受于有。何故复言更不还也？

阿罗逻言：实然。仁者！此大希有！而彼真如寂静之体。无始无终。无有边际。无初无后。不定其行。不可尽形。然无相师禅定主者之所建立。大梵天是。

菩萨复言：我今更问大仙尊者。若劫尽时。此诸大地及以丛林、须弥山等、帝释宫殿。悉被劫火之所焚烧。尔时彼天复在何处？是谁字谁？云何语言？功德果报云何而住？又劫尽时。诸物皆尽。彼何不烧？

尔时罗逻默然微笑。

时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：仁者智慧今既最胜。仁者可不自知过去一切诸仙得正道也？所谓尊者波罗奢罗仙人、颇罗堕仙人、阿须梨耶仙人、跋陀那仙人、迦妬婆陀那仙人、陀那达多仙人、达利多耶那仙人、般遮罗波帝仙人、阿沙陀仙人、跋摩达多仙人、那侯沙王子耶耶抵仙人、韶波梨仙人、波罗婆遮那仙人、脾提阿仙人、阇那迦仙人、阿槃低国罗低提婆仙人、阇祁沙毗耶仙人、提毗罗仙人、毗陀呵毗耶仙人、婆奴仙人、提婆耶那仙人、泥沙多那耶仙人、耶若多那仙人、尼耶薄都仙人、呵梨低仙人、跋阇罗婆睺仙人。诸如是等一切仙人。皆入日光而取正路。

尔时菩萨报彼仙言：今者既云入于日光求解脱者。此义是何？我今应当礼彼诸有。我实不用如是自在。

是时菩萨作是语已。内自思惟：阿罗逻法非是究竟。心不喜欢。

时阿罗逻仙人弟子量度既知菩萨心已。即从座起。白菩萨言：仁

者今于此法以外。意欲更求胜解脱也？

菩萨报言：我意愿当证如是法。无地无水、无火无风。及无虚空。无色无声、无香无味、无触无相、无安无畏、无死无病、无老无生。无有非无有、无常非无常。非语言说。无有边际。而说偈言：

本无生老病死过 并及地水火风空

湛然三世无师教 常净自然证解脱

尔时。罗逻仙人闻是语已。白菩萨言：仁者瞿昙！我今所有自证之法。已向他人宣扬显说。仁者今亦自证此法。向他人说。我所解法。仁者亦解。如我今日作此众师。仁者亦堪如是之师。瞿昙今可共我同心。我等二人领此大众。教化显示。

是时罗逻虽名为师。但取菩萨平等行分。自以半座分与菩萨。供养菩萨。随于菩萨意所堪须供养之具。生大欢喜。最胜最妙。心意熙怡。遍满其体。不能自胜。

尔时菩萨如是思惟：此之法者。不能令人得至涅槃。亦复不能远离诸欲。越度烦恼。不能寂定、尽于诸漏而得神通。又复不能自觉觉他、作沙门行。不能灭除诸恶烦恼。所以者何？行于此法。唯生非想而作诸业。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极之果。作是念已。即便背舍罗逻而行。而有偈言：

菩萨思惟此诸法 其心不甚大欢喜

知非究竟好出升 即背罗逻而行去

尔时。罗逻仙人徒众即共菩萨分别相辞。作如是言：唯愿仁者行行之处。常得吉祥。

## 答罗摩子品第二十七

尔时。于此阎浮提地复更别有一大导师。名曰罗摩。其命已终。彼徒众主即摩长子。名曰优陀罗罗摩子。主领彼众。其优陀罗。常为彼众说生非想非非想法。近王舍城一阿兰若林中而住。是时。菩萨遥闻其名胜前罗逻所说之法。闻已思惟：我今应当至优陀罗罗摩子边行于梵行。

尔时。菩萨从阿罗逻居处而出。安详而行。渡于恒河。借问既知。即到其所。而白之言：仁者优陀！我于仁边欲受教诲。行于梵行。

时优陀罗告菩萨言：大德瞿昙！如我所观。见于瞿昙。既是智人。堪受我法而行梵行。若欲受法行梵行时。须顺我法清净业果而得行报。

尔时。菩萨于优陀罗罗摩子边受法行。求沙门法、沙门事故。恭敬合掌。白言：仁者！未审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。为我解说。

其优陀罗告菩萨言：大德瞿昙！凡取于相及非相者。此是大患。大痈大疮。大痴大暗。若细思惟。即得受彼微妙有体。能作如是次第解者。此名寂定微妙最胜最上解脱。其解脱果。谓至非想非非想处。我行于此最胜妙法。

其优陀罗又复更言：于此非想非非想处。过去之世。无胜寂定。现在既无。当来亦无。此行最上。我行此行。

尔时。菩萨闻此法已。思惟不久。即证此法。

是时。菩萨从于彼边随口所出。闻已心信。随顺彼语。而作是念：如此之法。我亦可得。我亦可知。实语无虚。我今所可见即能见。知即得知。

复语于彼优陀罗言：非但仁者昔父罗摩独有信行。我今亦有如是信行。非彼独有精进正念禅定智慧。我今亦有乃至智慧。我于今者行

彼法行、学于罗摩自证法已。为他显说。知彼法故、见彼法故。更欲求胜。

尔时。菩萨证是法已。白优陀罗罗摩子言：仁者父昔于此非想非非想处自证知见、向他说耶？

优陀罗言：大德瞿昙！我父如是。

菩萨报言：仁者优陀！我今已通、证知奉行。

其优陀罗白菩萨言：大德瞿昙！若其然者。仁与我父罗摩无异。大德瞿昙！仁今若知此等诸法已奉行者。可如我父罗摩仙人。领此大众教示宣通。

时优陀罗既自修行。梵行不缺。但取菩萨同行建立。菩萨若同法智增上。供养最胜。供养菩萨。心生欢喜。不能自胜。

尔时。菩萨语优陀罗作如是言：仁者！此法不能究竟解脱诸欲。灭于烦恼。寂定一心。尽诸结漏。及诸神通。成沙门行。到大涅槃。此法还回入于生死。所以者何？既生非想非非想处。报尽还回入于烦恼。

作是语已。其优陀罗白菩萨言：大德瞿昙！可不闻知我父罗摩虽证此法。而一切处不觉不知。已生非想非非想故。而还来入于生死者。无有是处。不取后生。亦复不见生之处所。

其优陀罗虽得如是寂静之法、奢摩他行。而不办求最上胜法。唯口称言：我父罗摩作如是说。

菩萨如是思惟：此法非是究竟。我今不应专著此法。舍优陀罗。即便背行。而有偈说：

菩萨思惟观此法 罗摩往昔虽复行

既非解脱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舍去

##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一

尔时。菩萨从优陀罗罗摩子处辞别而行。安详渐至向般荼婆山（此言黃白色）。到彼山已。于山麓间求平整处。于一树下跏趺而坐。端身住心。正念不动。譬如有人头上火燃。急疾速灭而掷于地。是时菩萨心求断除烦恼边际。亦复如是。

尔时。菩萨内心如是思惟筹量：我于何时当得散此大烦恼聚？我于何时当得破此大愚痴藏、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又诸众生没在生死。复于何时悉令解脱？如是念已。威德俨然。

时彼山中多有杂人。或取草柴、拾干牛粪。或复捕猎、耕垦作田。或放牧人及行道路。彼等诸人遥见菩萨在般荼婆山树下坐。犹如杂宝妙金像光。见已各生希有之想。共相谓言：汝诸仁者！此非常人。从何方来。到于是处？或言此是般荼山神。或言此是般荼婆山所居仙人。或言此是何处神明？或言此是毗富罗山所护之神。或言此是耆闍崛山守护之神。或言此是大地之神。从地涌出。或复有言此是虚空上界天子。来下于此。我等如是心各怀疑。何以故？此神身体光明炽盛。威德巍巍。遍照此山。犹如日月。光明遍照。诸娑罗树花悉开敷。此非是人。人之光明。不能显现如是之事。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

##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二

尔时菩萨过是夜已。于晨朝时。正著衣服。从般荼山安详而行。至王舍城。为乞食故。观诸阴等。苦空无常。欲求无余大涅槃故。视地一寻。调伏诸根。所染著处皆悉除断。不令点污。复作是念：我今乞食。无有钵器。若我得食。于何处盛？

是时。菩萨左右前后求器未得。忽见一处。有大花池。见已即语旁一人言：仁者！汝可乞我此中池莲藕叶。彼人闻已。即便入池取彼藕叶。以奉菩萨。是时菩萨受彼藕叶。向城乞食。

时王舍城内外人民。观见菩萨如是详审。复见菩萨威神巍巍。见已各生大希有心。共相谓言：此是三目大自在天来至于此。其中或有远行诸人。欲营事故。至于他方。彼等既见菩萨。还回向菩萨所。或复有人。欲造作事。中道既见菩萨形容。便舍其业。来向菩萨。若有坐人。见菩萨已。不觉自起。速疾来诣。向菩萨所。或复有人。合十指掌、恭敬一心向菩萨者。或复以头礼菩萨者。或复有以微妙音声赞菩萨言：善来善来！

时王舍城所有人民见菩萨者。无有一人不生欢喜爱乐之心。其王舍城。或多舌人。乱言绮语。彼等诸人。在菩萨前。默然而住。随菩萨行。又王舍城周匝四方。或男或女。丈夫妇人。欲营余者。悉舍来看。生希有心。观看菩萨。眼目不瞬。所观菩萨。肢节面额。眉目肩项。手足行步。于一一处。各皆爱乐。不能更观其余处相。

尔时菩萨盛壮少年。可喜端正。兴乐华艳。华色之时。舍宫出家。眉间毫相。宛转右旋。眉细修扬。目宽长广。威德遍满。其体光明。巍巍堂堂。普照远近。手足罗网。皆悉普缦。其二十指。善能治化一切天人。菩萨威神。世间无比。而有偈说：

菩萨行于道路上      所有一切诸看人  
但睹身之一分光      见已即便生爱著

双眉细扬若初月      两目青绀似牛王  
身体常放大光明      诸手足指有罗网  
观者以见微妙色      众人不觉随后行  
看此殊妙相庄严      各各心生大欢喜

尔时。王舍守护城神见于菩萨有是威仪。心生惊怖。战栗不安。谓言：此是何处大神。欲来夺我此间坐处？

尔时。菩萨以彼无量无边人众左右围绕。或后或前。诸人观看。安详徐步。渐渐而行。向王舍城。欲乞于食。举动俯仰。进止雍容。蹑足前趋。不迟不疾。专注平视。敛摄诸根。臂肘傭齐。衣披整肃。擎莲荷器。其叶不萎。寂定一心。人见欢喜。最上最胜。得奢摩他。柔软调和如制伏象。无有浊秽犹清净池。离身一寻。常光明照。如娑罗树众花开敷。若金像形从地涌出。具足圆满。诸相庄严。如夜虚空。众星围绕。菩萨日月。朗于世间。

时王舍城有诸人辈。彼等皆悉生大欢喜。发希有心。见菩萨行于街巷里。城内商贾。估贩交关。一切自停。不复市买。若在店舍。醉乱心迷。悉得醒苏。不复饮酒。各舍一切宴会音声。奔走皆来。向菩萨所。或复随逐。左右而观。或复在前回顾而视。或复在后顺菩萨行。其王舍城无量无边诸妇女等。或倚门侧。或立窗间。或在楼中。或居屋上。旧作生活。今悉不为。并废事缘。遥观菩萨。家家出户。各各喜欢。共相谓言：今此是谁？从何来到？是谁种族？其名字谁？如是端正。可喜行动。我等昔来未曾得见。或复沙门。或婆罗门。相貌如是。容止异常。称叹之声。遍城内外。

尔时。摩伽陀国王舍城主。姓施尼氏。名频婆娑罗。未作王时。曾乞五愿。一者。愿我年少之时。早得王位。二者。若得王位以后。

愿我化内。有佛世尊出现天下。三者。若佛出现世时。愿我自身承事供养。四者。若得承事以后。唯愿为我如应说法。五者。佛若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。愿莫谤毁。得证法已。依而奉行。

尔时。频婆娑罗王在高楼上。与诸大臣围绕而坐。遥见菩萨为诸大众前后导从。安详而行。入王舍城。频婆娑罗既睹菩萨。心生大疑。即从楼下。出宫门外。见菩萨身。威仪举动。端正无匹。乃至犹如夜空众星。为诸观者之所爱乐。如摩尼宝。内外光明。表里洞彻。菩萨之身亦复如是。威德炽盛。照耀巍巍。

时频婆王见于菩萨如是相已。敕诸臣言：我生以来。未曾见人如是形貌、身色面目。顶额广平。皎洁分明。显赫照耀。如莲花叶在于水中。而不为水之所点著。是身威德。毛悉右旋。眉间毫相如琉璃净。亦如白珂。亦如泡乳。色焰光具。如满月轮。其二足趺。蹈地千辐。步举文现。迹不差移。不怖不惊。不战不栗。智慧安静。犹如须弥。从何所来。忽然至此。汝诸臣下。应当观看。此谁种姓。谁之儿子。何国土生。名字何等。端正可喜。历此游行。

尔时。彼诸大臣众等。或有说言：此是天王。或言帝释。或复有言：是大龙王。或复有言：毗摩质多阿修罗王。或复有言：此是婆梨阿修罗王。或复有言：是毗沙门护世神王。或复有言此是日天。或言月天。或复有言大自在天。或复有言此是梵天。

复更别有余诸占相婆罗门言：大王当知。如我等论先后所说。此人必成转轮圣王。何以故？今此大士身体遍满一切诸相。

尔时。诸臣大众之中。别有一臣。而白王言：大王当知。实有斯事。所以者何？去此不远十由旬外。正在北方。雪山之下。有一种姓。称为释氏。然彼释氏。有一国界。名曰迦毗罗婆苏都。彼国土中。有一王治。名为净饭。是释种王。彼王生子。字悉达多。既释种生。姓

瞿昙氏。其彼太子初生之日。父王即便召集解相婆罗门等。遣占相之。时诸相师既占看讫。白大王言：大王当知。今此太子具二种相。若在家者。必当成就转轮圣王。王四天下。守护大地。乃至如法治化世间。若舍王位。必定得成多陀阿伽度、阿罗诃、三藐三佛陀。名遍十方。大王当知。此必是彼太子不疑。所以者何？其人现今剃除须发。身黄金色。著袈裟衣。舍国出家。游行到此。而说偈言：

彼国相师说此言 不居王位定作佛

斯决是彼释种子 出家苦行求菩提

尔时大臣说是语已。是时。其王频婆娑罗内心思惟：如我往昔曾发誓愿。若如是者。我愿得成。

时频婆王敕二臣言：卿若知者。速往彼看。此出家人。居停何方。在于何地。汝等验已。速报我知。然后我当自至于彼。观看供养。咨受未闻。

时彼二臣奉王敕已。即便相共随逐菩萨所向而行。不暂舍离。

尔时。菩萨在王舍城乞食之时。见彼大众处处充满。内心思惟如是方便。此诸大众无有归依。无救无护。常为生老病死所缠。不畏不惊。不怖不恐。亦复不知求究竟道。无有导师。愚迷昏暗。没溺烦恼。痴无有智。日日减损。染著诸阴。苦空无常。不知厌离。

尔时菩萨作是念已。起慈悲心。倍更增加。精进勇猛。折伏其意。作是念言：我今当作一切世间归依之处。我当救护苦恼世间。当为世间说于生老病死尽处。

尔时。菩萨举目唯观前一犁轭。默然谛视。徐徐动步。齐整容仪。遍王舍城次第乞食。既得食已。从王舍城详序而出。渐渐至彼般荼婆山。其山麓下有一泉池。坐彼水边。正念安置。随得粗细。如法啖之。

食讫敛衣。洗于手足。即便进上般荼顶头。上已。向于山南观看。求觅林树。妙好枝条。蓊郁扶疏。饶诸鸟兽。飞走游戏。花果泉流。择好树间。安施草铺。向于东面。端身正心。结累跏趺。俨然而坐。犹如狮子入孔穴中。不畏不惊。著袈裟服。其光显赫。巍巍堂堂。炽盛照耀。如日初出。而有偈说：

彼山蓊郁饶树林 鸟兽相娱受诸乐

身披袈裟人月者 光明炽盛如日初

尔时。菩萨坐彼树下。如是思惟：我此处学。更无有人。无富伽罗。无众生。无寿者。无命者。无禅兜。无摩瓮闍。无摩那婆。无养育者。此之五阴。一切皆空。无命无识。一切诸法。唯有假名。名众生耳。

尔时。频婆娑罗王所使二臣随逐菩萨。恒不舍离。其一臣去菩萨不远。于前而坐。一臣速还摩伽陀国频婆王边。到已长跪而白王言：大王当知。彼出家人。从王舍城乞饭食讫。到般荼山。乃至端身南面而坐。如前所说。大王！今者若欲观者。宜须疾往。

尔时。频婆娑罗王闻其使人如是语已。即便装束贤善好车。坐于其上。严驾而往。向般荼婆。

时频婆王既至彼山。遥见菩萨可喜端正。心甚爱乐。乃至犹如夜空众星。如暗山头大猛火聚。如大云里出闪电光。摩伽陀王见于菩萨在彼树下。亦复如是。见已。生大希有之心。欢喜遍体。身毛皆竖。下乘徒步。诣菩萨边。到已问讯。白菩萨言：少病少恼。四大安乎？而有偈说：

王见菩萨如帝释 身光明耀心喜欢

问讯起居四大和 少病少恼身无患

尔时。菩萨以微妙口和软语言。如梵天音。辩才字句不染不著。告摩伽王频婆娑罗。慰劳问讯。作如是言：善治大王！大吉大祥！从何远来？可坐憩息。营求何事而诣此乎？

尔时。频婆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。进菩萨前。在一石上安稳而坐。王欲度量菩萨意故。白菩萨言：仁者！今若不辞疲劳。我欲咨询心内所疑。唯愿仁者为我决断。即便问言：仁者何也？为天为龙？为梵为释？为人为神？

尔时。菩萨以无骄慢贪欲恚心、除断一切烦恼诸刺、不谄曲语报摩伽陀频婆王言：大王当知。我非天也。非龙非梵。我是于人。大王！我以求寂靜故。所以出家。

时摩伽王频婆娑罗白菩萨言：仁者比丘！我今见仁甚大欢喜。是故我今欲有发问。我为爱敬于仁者故。欲说一言。唯愿听受。所以者何？仁今壮少。正在盛年。端正无双。身体微妙。堪当嬉戏。游纵之时。今者何为发如是意。行作沙门。厌离王宫。空山独坐。又仁者身如是相貌。止可合涂赤栴檀香。不应著此袈裟之服。仁之二手乃可指划。治化世间。百味盈前。随时饮啖。岂可执器从他乞行？而说偈言：

仁身合涂赤檀末 不应服此弊袈裟

手指正可挥世间 岂宜从他乞食活

时频婆王说是语已。白菩萨言：仁今若为爱敬父故。不取王位、舍出家者。我今请仁在我境界。受于五欲。种种所须当随仁意。须财与财。及诸妓女。若佐助我。我当与仁分国半治。可居我境。受我王位。我承事仁。不令乏少。何以故？仁者沙门。身体柔软。不应住于空闲兰若。若坐草铺在于地上。损仁者身。恐畏成病。但经少时。仁父衰败。还可自受本国王位。是故仁今若爱念我、怜愍我者。受我王位。住我境中。如其仁者称大种姓。嫌我境狭、土地秽杂。我及群臣、

诸百官等。更别为仁开拓他国。使令宽广。与仁共治。又我愿得仁者贵族。共作因缘亲厚眷属。愿不生疑。谓为非实。而说偈言：

仁者若称大种姓 嫌我境狭不肯停

我共诸臣及百官 当更吞并令宽广

时摩伽王说是语已。更复重白于菩萨言：我于仁边有爱敬心、尊重之心。仁者今既乞食活身。但当努力发宽广意。受法受财、受五欲乐。所以者何？受此三种。在于宫中。观诸妓女。欢娱乐乐。亦能令人得现世报。未来亦然。若人不受此三种法。但舍一事。彼人现世。或复未来。终不能得具足果报。设其受之。必有缺减。是故仁者。若弘广心。所以应须具足受此三种之乐。受三乐故。用年少时端正果报。受法受财。及受诸欲。世间丈夫。受欲之时。生子继立。此是大财。是故仁者勿令空过。

又复仁者如是臂膀。堪牵弓弩。莫令徒损如斯一世。

又复往昔顶生之王。以勇健故。王四天下及忉利宫。如是仁者。堪当此事。所以者何？我今亦为怜愍一切诸众生故。如是劝请。我亦不为自王位故劝请仁者。我今见仁身体端正。悲酸流泪。情怀不忍。为是倍更生希有心。所以殷勤如是苦请。仁今盛年。且行世欲。待后衰老、可行法时。乃可舍家。

又复仁者先祖以来。自种姓内。到年老时。乃依国法。以王化事付其太子。或复大臣。方始舍位。出家入山。

又复仁者！往昔诸仙作如是说。凡年少时。先行欲事。中年求财以自养活。至老耄时。乃可弃捐。修学于法。如是乃能建立一切。又人年少。不行诸欲、不求觅财。此是身怨。亦名为贼。毁败诸根。难得摄受。

又复仁者！假使年少、欲求法时。但为诸根牵著五欲。至于老时。内心思惟：断绝众事。能摄诸根。心生惭愧。意得寂静。

又复仁者！世间少年。正放逸时。不见远道多有过失。至中年时。血气渐弱。放逸已过。譬如人行。度于旷野。止而叹息。言我已越此之处所。是故仁今正年少时。正放逸时。随意多少。愿且受欲。

又复仁者！年少之时。诸根难回。仁者若欲行于法事、爱乐法者。依仁家法。祭祀诸天。因祭祀故。亦得生天。在于家内庄严自身。金银诸宝校饰两臂。众宝放光。犹如明灯。

又复仁者！往昔诸王。头戴宝冠。严饰身体。常在家内。祭祀诸天。行于法行。立无遮会。或有入山。行大仙行。而求解脱。仁者今既学于彼等。顺时而行。

其摩伽王如是种种譬喻语言方便欲将劝请菩萨。

尔时。菩萨闻摩伽王如此语已。不怖不惊。不怪不异。犹如山王。身心不动。寂然安住。守摄诸根。不生余意。三业清净。报彼王言。而有偈说：

摩伽陀王谏菩萨 犹诸朋友利相教

菩萨清净三业行 如花不著水报彼

摩伽大王吐辞不善。此说犹如无智人语。不称天下王法之言。王若于我有真正心。此语实诚非深利益。亦非愍我。于我甚损。世有恶人无有慈心。犹如富贵怯弱之人。若欲利益于世间者。应当教示如彼往昔。相承来事。是名朋友。是名增长。凡人若见至于厄难。不相舍离。三业等同。是名知识。我意如是。富贵之时。谁不能作朋友知识？若人得财。依法处分。不令散失。是名知识。是人久后。能用财宝。教授之时。彼不取语。或以先业。自失于财。后不生悔。王若与

我为知识意、爱敬我者。显示是事。我或叹王。或不叹王。

尔时菩萨作是语已。更复为王说如是言：大王当知。我今求道。止为怖畏生老病死。以是义故。欲求解脱。故受此形。亲族眷属。实可爱恋。可敬难舍。流泪满面。啼泣懊恼。或为我故舍于命者。我已弃背。来至此处。然其世间五欲之事。贪惜染著。多因不善。

又复大王！我今实不畏彼毒蛇。亦复不畏天雷霹雳。亦复不畏于猛火焰、被大风吹烧野泽者。但畏五欲境界所逼。何以故？大王当知。诸欲无常。犹如劫贼。盗诸功德。虚空无真。犹如幻化现于世间。观看谓实。体是诳惑。世人不知。强以心著。况复正行其五欲者。

尔时菩萨即说偈言：

五欲无常害功德	六尘空幻损众生
世间果报本诳人	智者谁能暂停住
愚痴天上不满意	况复人间得称心
欲秽染著不觉知	犹如猛火燃干草
往昔顶生圣王主	降伏四域飞金轮
复得帝释半座居	忽起贪心便堕落
假令尽王此大地	心犹更欲摄他方
世人嗜欲不知厌	如巨海纳诸流水

尔时菩萨说此语已。复更告言：大王当知。往昔有一转轮圣王。其王名曰那睺沙王。统四天下及忉利天。化总天人。犹不知足。以是义故。还堕世间。

又复伊罗转轮圣王。亦复如是。王四天下及忉利天。不知足故。而取命终。

又复婆梨阿修罗王。既得王位。因共帝释斗战不如。遂被侵夺。帝释得已。又复传为彼那睺沙转轮王夺。那睺沙王既获得已。还复更被天帝释夺。如是天人境界翻覆。并皆无常。谁功德胜？

至于彼边。若有智人能作如是思惟观察。无常境界。变易须臾。云何可信？唯有山林居住诸仙。食诸药草。根果花叶。身著树皮。或复衣诸死兽毛革。形体尪羸。唯皮骨在。欲得度脱。出离世间。一切诸苦。希求解脱。涅槃无为。若纵五欲之所缠逼。坠墮还来。有智之人。谁乐贪此？若著五欲。如自求怨。

尔时菩萨更说偈言：

居住山谷诸仙辈	食果饮水衣树皮
虽复螺髻身体羸	规求解脱离欲故
彼等不能自制伏	犹被五欲之所牵
如是无常诸欲怨	有智之人不应著

尔时菩萨说是语已。复更告言：大王当知。欲界之内。欲取味故而作和合。得彼以后。而不知足。若无智者。现受诸欲。不知足故。受大苦恼。复于来世更受其殃。是故智人。不取欲想。是以智者。见有人行黑业法者受于大苦。欲自安稳。莫作莫乐一切诸欲。应须舍离。若有集会。即知离别。纵欲恣情。则心放逸。放逸若增。便造不善。不善成就。即墮泥犁。过去世时作大苦行。现得诸欲。得诸欲后。勤劬保持。不能守护。还当失落。

又复大王！如是诸欲。若有智者。作是思惟：世间人天。犹如假借。既非常物。何故心贪？此之天人一切果报。如草上露。如毒蛇头。如彼空林死尸骸骨。又如妇女初胎肉抟。如梦如幻。犹如火聚。如是种种。多诸患殃。恒为一切苦恼逼迫。智人应不爱乐著心。

又复大王！如诸论说。乃往昔时寐梯罗城。于彼城内有一瞽王。其王名曰提头赖吒。王虽无目。多育诸子。满一百人。并有才智。王弟别复有子五人。伯叔弟兄足一百五。其父各歿。争作国王。以欲报缘。相杀害尽。

又复大王！如檀荼迦空旷野泽被火烧时。其頰谁那杀诸杂类。

又复如彼须弥山下。有阿修罗。然其兄弟。各为贪故爱一玉女。二人相争而自斗战。伤害俱死。

又如世间屠脍之所。竖立诸木。悬于杂类诸畜生形而行宰戮。诸欲如是。智者云何而心贪乐？便说偈言：

往昔修罗两兄弟 为一玉女自相残

骨肉怜爱染著憎 智人观知不贪欲

菩萨又言：大王当知。或复有人。为五欲故。或欲生天。或生人间。既得生已。著五欲故。投身透水。或复赴火。如是无常诳惑境界。为五欲故。自求怨仇。何意恋乐。又说偈言：

痴人爱欲故贫穷 系缚伤杀受诸苦

意望此欲成众事 不觉力尽后世殃

菩萨复言：摩伽陀王。我知五欲如是种种多诸过患。王今不可以是五欲而劝于我。我今欲行无畏道路。王若是我真好善友。应当数数劝谏于我。作如是言：仁之所发弘誓大愿。愿早成就。速离烦恼。何以故？我既不被他人趁逐而入山林。亦复不为怨敌所驱。亦非他夺王位而走。又亦不求往昔古仙而欲还退。是故我今不取王语。

又复大王！若有人执嗔毒蛇头。既放舍已。复还欲捉。可有得不？如猛火炬。以烧手放。放已更捉。如是如是。我已舍彼五欲出家。今复还取。亦复如是。

又复大王！譬如明眼有目之人。岂可羨于盲瞎人不？譬如解脱无事之人。岂可羨于牢狱系缚有事人不？譬如饶财巨富之人。岂可羨于贫穷饥冻乞索人不？譬如明了黠慧之人。岂可羨于狂癲人不？然其彼等犹有可羨。我今已离如是五欲。无一可贪。

又复大王！如王前言：住我境界。受我五欲。随意娱乐。我与多财并及婬女。大王当知。我今不取世间五欲。如上所说一切诸事。

又复大王！我在本宫。多饶五欲。已能弃舍六万婬女。出家入山。大王当知。诸欲如是。有于无量无边患害。牵人直向大地狱中。余报复来畜生饿鬼。现身又离一切善根。不为圣人之所赞美。

又复大王！世间诸欲犹如浮云。无有暂住。如猛风起。须臾不停。如山水流。奔涛迅急。

又复大王！若人愚痴耽染五欲。不知本际。沉沦生死。被烦恼缚不能得解。如远行人。困苦疲极。乃饮咸水。更增其渴。如是如是。受五欲人不知其患。亦复如是。

又复大王！我今要说。若当有人。得天五欲及以人间上妙五欲。清净具足。是等诸欲。一人得已。不知厌足。更复增长。诸处寻求。

又复大王！如王前言：共我治化摩伽陀国。我当减半分治天下。或复说言：受我王位。我悉舍与。我亦承事。或复兴兵开拓境土。使令清净宽广庄严。

又复大王！我今已舍彼四天下。一切丰足。无所乏少。旧有七宝。弃舍出家。我今岂更为此一国细小王位而贪羨乎？

又复大王！譬如大海娑伽龙王果报。既得大海水停以为宫殿。宽博具足。七宝庄严。岂可复贪牛蹄水耶？大王当知。如是如是。我今既已发勇猛心。舍四天下七宝宫观。染衣剃发。出家入山。今若还贪

世间王位。亦复如是。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

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

###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三

尔时菩萨又告王言：如王前说。仁者比丘。身体柔软。莫住兰若空闲林中。眠卧坐止草铺之上。大王当知。我在自宫。以妙种种诸宝为床。偃𠇵而坐。既厌离已。弃舍出家。所以者何？大王须识。此身危脆。败坏无常。非牢固形。是破散法。随有地处舍之而行。犹如泥抟一种无异。又复大王！若有智人。既掷死尸。可还拾不？若欲更收。终无是处。

又复大王！如王前言：若于我边生怜愍者。应须随喜。而忽嫌我乞食活命。此事不然。大王当知。慈爱我者。莫作是心。何以故？我今欲过生老病死苦患之海。行行入道。是故作此比丘之形。为求寂灭安乐处故。要须受此毁好服形。又未来世。欲除一切诸过患故。大王当知。若复有人于现在世。受彼五欲功德果报。深著于爱。彼等诸人。事须怜愍。若当有人于现世中。不得寂定安乐之心。其未来生决受诸苦。彼等众生心须怜愍。

又复大王！我今惊畏烦恼之苦。故舍出家。欲求寂定涅槃真实。假使我得帝释天宫。意亦不乐。况复人间粗弊果报。而说偈言：

我被烦恼箭所射 欲求寂灭膏药涂

设使得天帝释宫 意犹不贪况王位

菩萨复言：大王当知。如王前言：凡天下人在于世间。一切须取三时利者。如我意观。此则非是真利益言。所以者何？求财得多。会必有尽。求欲转欲。无厌足时。若言求法。此是真利。利有深浅。要必须求。求之则有功能五种。而说偈言：

若无生老病死患      此是真实大丈夫

求财嗜欲悉世情      我舍二求唯取法

菩萨复言：大王当知。如王前言：但且治民。取于王位。乃至未老正少年时。且可受彼五欲法者。此亦不然。何以故？若少年时是常住者。一切众生应无有老。在在处处。应不为彼死命之鬼念念所牵。以诸众生寿命无定。是故智人。若求寂定解脱法者。不可得取世间王位五欲之乐。是故一切。若在少年。若在中年。或复老年。但须速求应所办者。早令得办。欲求解脱。或求于禅。莫使淹迟。宜速疾作。

又复大王！如王前言：须依家法作于祭祀及行布施。随意规求彼未来世诸果报者。大王当知。我今不取如是之乐。若苦来逼为切故求而得乐者。此非真乐。凡夫求于后世果报。祭祀诸天并及火神。必须杀害他众生命。此则非理。所以者何？若人行慈。应不损害他身命根。假使祭祀一切诸天及于火神。杀害众生。得彼常乐定果报者。犹尚不可杀害于命而用祭祀。况复一切所得果报皆是无常。破坏尽灭。非牢固法。

又复大王！凡人欲行解脱法者。无有别利。或无行行。或无持戒。或无禅定。犹尚不可损害他命而求未来利益果报。又诸凡夫在于世间。以杀生故。假使得于安乐果者。此亦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以无慈故。况复未来望得善报。终无是处。而说偈言：

假使人生在世间      杀害他命以得乐

智者称说此非善    况复来世求人天

尔时。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。便生希有奇特之心。在菩萨前。以慈悲故。作如是言：善哉善哉！沙门瞿昙！大有难行苦行之德。于世间中能舍诸欲。仁者比丘！从于何方忽然而来？何聚落生。是何种族。父母何处。自名字谁？

作是语已。至心谛听。

尔时。菩萨正心直视。温和言气而报王言：大王当知。去此北方雪山之下。有大聚落名曰释种。彼有一城。名为迦毗罗婆苏都（此言黄头居处）。彼城有一释种之王。号名净饭。是我之父。我是其子。母名摩耶（此言幻）。我名悉达（此言成利）。

时频婆王闻此语已。泣涕悲啼。经少时顷。拭面泪已。白菩萨言：希有！比丘！既生如是大种族家。云何在此林内独行？诸兽猛恶。可畏可怖。此林不善。独自娱乐。无有伴侣。云何得住坐起自安？

尔时菩萨报频婆言：大王当知。我今不畏诸恶禽兽。亦复不惊、不怖不怯。设欲来者。亦复不能动我一毛。大王当知。我今唯畏生老病死之所逼切。故来在此诸恶兽中惊畏林内。独一无二而自娱乐。

大王当知。老最可畏。所以者何？老来逼时。能夺年少。盛壮将去。摧折身形。腰脊伛偻。不能行步。犹如枯树。谁喜乐看。此最可畏。

又复大王！其病来者。是名可畏。所以者何？平健之时。不知不觉。一朝痛切。宛转呻吟。花色充鲜。忽然悴减。烦冤楚毒。眠坐不安。当于是时。谁能代者？卧在床枕。势不从心。以是因缘。病最可畏。

又复大王！死最可畏。所以者何？死来之日。减我寿命。忽撮将

去。虽复力能统四天下。金轮摧伏。七宝导前。利刃强兵。不能遮制。争夺可得。以是义故。死最怖人。

尔时。频婆娑罗王复更重问于菩萨言：大圣太子！仁今求何？

菩萨报言：摩伽大王！我今求者。唯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已当转无上法轮。是故尔耳。

时频婆王白菩萨言：大圣太子！如我所见。仁心勇猛。勤劬精进。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终无有疑。又决能转无上法轮。善哉太子！我今见仁。善哉太子！我闻仁名。善哉太子！仁善出家。仁释种子！我从今日当常承事。大圣太子！我今请仁。恒常日日来至我宫。愿数见我。仁之所须四种事者。我当供养不令乏少。

时频婆王作是语已。菩萨报言：大王当知。我今不久从此移去。更诣余方。

时频婆王闻是语已。合十指掌。白菩萨言：大圣太子！仁心所求。唯愿莫有诸魔障碍。所规获者愿早成办。仁释种子。愿仁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。我于仁边恭敬供养。见仁身已。即当为仁作于声闻如法弟子。即便说偈而赞叹言：

我频婆王合掌赞 唯愿太子道速成

若所作办忆今言 为诸众生赐怜愍

尔时菩萨闻此语已。即报王言：善哉大王！愿如王言。所作誓愿。彼此俱善。

时频婆王合十指掌。一心顶礼白菩萨言：善哉太子！今可为我受于忏悔。我以无智。恼乱大圣。太子离欲。以为不净。我心染欲。以欲为净。唯愿恕亮。除我此罪。

尔时菩萨熙怡微笑。报频婆王作如是言：善哉大王！如是如是。

我已受王清净忏悔。愿王安乐。少病少恼。谨慎身心。更莫放逸。恒行善法。舍离非法。若如是者。王得安稳。多受吉利。

是时菩萨慰喻频婆娑罗王心。法义说故。令其欢喜。劝请教示。显说宣扬。从座而起。渐行余处。

时频婆王即前顶礼菩萨二足。围绕三匝。立地而住。面向菩萨。观瞩少时。即从彼处回还到宫。而有偈说：

菩萨印可频婆说 我得成道当度王

思惟大圣行喜欢 不觉从山还本国

## 精进苦行品第二十九之一

尔时菩萨从般荼婆山林而出。安详徒步向伽耶城。既到彼已。登上伽耶尸梨沙山（此言象头）。欲摄身心。灭除诸恶。上彼山已。选平整处。在一树下。铺草而坐。

是时。菩萨内心思惟三种譬喻。悉是世间希有之事。未曾闻说。未曾睹见。未曾证知。

何等为三？一者。所谓若有沙门。若婆罗门。虽复身体不行于欲。而其彼等所有欲中。一切心意。欲爱欲恼、欲热欲著而灭不尽。未得正定。犹有我相。自度一身。彼等沙门及婆罗门。恒受苦恼。意不喜者。心不乐处。不能知见。又复不得上人之法。亦不能证无畏之处。然其彼等虽无我相。不独度身。不受苦恼。虽不受意。不喜不乐。而犹不能知见证法及无畏处。譬如有人取生湿木并及湿粪。置于水上。就中钻火。有人故从彼岸而来。就其乞火。然如是人。从生湿木湿粪水上。出力钻火。有能得火与彼人不？若能得者。终无是处。火既不出。彼人从求。于何而得？如是如是。若有沙门及婆罗门。虽不行欲。

乃至不能知见证法。此即是初第一譬喻。世未曾有。亦未曾闻。

尔时。菩萨复更第二思惟念言：若诸沙门及婆罗门。虽禁制身不行于欲。彼等所有欲中意贪热恼及著而灭不尽。未得正定。犹有我相。自度一身。徒受苦恼。不喜不乐。不能知见证上人法无畏之处。又复彼等虽无我相。不独度身。不受苦恼。及不受心。意不喜乐。不能知见证上人法及无畏处。譬如有人取生湿木。置于地上。欲钻出火。亦复有人。来从乞火。向其此人。从生湿木。钻欲求火。能得于火与彼人不？若能得者。无有是处。如是如是。是诸沙门、婆罗门等。虽不行欲。乃至不能知见证法。此第二喻。世未闻有。

尔时。菩萨复更第三思惟念言：若诸沙门及婆罗门。虽禁节身不行于欲。彼等所有欲中意爱恼热及著。灭尽正定。此等沙门、婆罗门等。虽得自利及以利他。心中喜乐。能知能见得上人法、证无畏处。譬如有人。取干燥木及以干粪。置于地上。欲钻出火。亦复有人。还从此岸向其乞火。而其是人用少功夫。即便得火。持与彼人。如是如是。若有沙门及婆罗门。离欲而行。彼等设有欲中意爱恼热皆灭。乃至得彼上人之法、证无畏处。此是菩萨第三譬喻。自意念生。悉是世间未曾闻见。

尔时。菩萨从彼伽耶尸梨沙山下。来摩伽陀聚落内。次第而行。借问人言：此处有何功德可行。有何非法宜须除断。我今欲求最上寂定、最妙音辞。如是前行。至伽耶南。有一聚落。其聚落名优楼频螺。及至彼处。日以食时。菩萨著衣入彼聚落。诣一陶家。从乞瓦器。得已手持。历彼聚落。次第乞食。到一村主长者之家。然其长者。名难提迦（此言自喜）。至彼家已。却立一面。默然而住。

其难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。名须闍多（此言善生）。彼女端正。可喜无双。为诸世人之所乐见。其善生女遥见菩萨手持瓦器。默然立

住。欲乞求食。善生见已。从其二乳自然汁出。

时善生女问菩萨言：最胜仁者！仁是谁子？是何种姓？名字云何？父母何处？今欲何求？仁者云何？有何神异？今我一见。使我两乳汁自然流。

尔时菩萨报言：善姊！我名悉达。此名是我父母所立。我今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已当转无上法轮。

时善生女闻是语已。从菩萨手而取瓦器。入自家中。满盛香美甘味饮食。并及种种饼果羹臢。溢瓦器中。即出胡跪。奉授菩萨。口作是言：最胜仁者！我愿恒常供养仁者。衣服饮食、卧具汤药。四事所须。悉令充足。唯愿仁者慈悲纳受。我观仁者父母立名。复见仁者精进勇猛。至意专心。必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决定转于无上法轮。真实不疑。仁者若成菩提道时。当来我家受我供养。度脱于我。当与仁作声闻弟子。

是时菩萨报言：善姊！当如所愿。既受食已。即便舍行。

尔时菩萨从善生女乞得食已。于空静处。如法而食。食已经行。渐到一处。地方平整。清净可喜。心乐欲观。树林蓊郁。枝条繁茂。多饶花果。清净流渠。香美诸水。河池泉沼。映发交横。种种丰饶。无所乏少。彼等诸水。不浅不深。澄清皎洁。易渡易取。其内无有毒恶诸虫。周匝具足妙好禽兽。去离聚落。不近不遥。往来乞求。无疲无乏。其间道陌。土地坦平。不下不高。易行易涉。若当有人欲求无上最胜利益。易得易成。速办速证。兼绝蚊虻及诸虫蝎。又不喧闹。昼少行人往来扰乱。夜断音响。安静清闲。冷暖调和。风雨顺节。堪可修道、禅定修心。又往昔时。有一王仙。名曰伽耶（此言象）。在中停止。是彼王仙旧城居处。

尔时菩萨见此地已。如是思惟：此中地势快好方平。暂睹即便为

人所乐。乃至堪可修道行禅。若有丈夫欲求无上最胜之利、断诸恶者。此地足堪安止而住。我今既欲摧伏诸恶、修诸善根。宜应停止坐于此处。以求菩提。必令成就。

菩萨如是心思惟已。即便取草铺坐此地。欲修习禅。既坐定已。心如是念：今诸众生求解脱者。悉行种种众杂苦行。所谓或有诸众生辈。悬住二手。以舍世间一切诸事有为法故。

彼等如是苦行之人。或乞食时。不从缸口内受于食。或有不从小口钵内受取于食。或有不从两羊之间受取于食。或有不从人粪秽间受取于食。或有不从拄杖人边受取于食。或不从执刀杖人边受其施食。

如是确间及知妇人不净来时。不从受食。或见妇人怀妊之时。亦复不从其边受食。或知人家有不净业。不从受食。或有不从酒醉人边受取其食。或有两人吃食之时。亦复不从其边受食。

受食之时。有狗来前。亦不受食。又受食时。其上或有蚊虻等来。不净秽恶。亦不从受。或复有人。唱吼而唤。来与汝食。亦不从受。有人唱云。汝住与食。亦不从受。或人唱言：我作食施。汝当待取。亦不从受。有人故为造作于食。亦不从受。

或复有人。祭祀诸天残余之食。亦不从受。食内若有沙糖石蜜。亦不从受。有酥油等。亦不从受。食内或有乳酪等物。亦不从受。食内若有鱼杂肉等。亦不从受。或食内有兴渠臭熏、诸辛味等。亦不从受。

或复止受一家之食。齐一口止。或受二家。至两口止。乃至或受七家之食。还复食于七口而止。或复一日止一时食。或复一日两时而食。或一日半始吃于食。或经三日乃吃一食。或时一日少许而食。或时两日。亦少许食。乃至七日。亦少许食。

或唯食菜。或唯食稗。或复唯食树嫩枝条。或唯食酪。或复唯食迦尼迦罗树之枝柯。或复有时纯食羊粪。或复有时纯食牛粪。或鸟麻滓。或杂果子。或食诸种一切草根。或食藕根。或食种种草软枝条。

或复有唯空饮于水而以活命。或有随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。或复有学野兽食草以活于命。或时立地卓然而住。或复有坐一定不移。或复四肢拄著于地。以口受食。

或有唯著纯草之衣。或有唯著冢间弊衣。或复有著种种草衣。或复有著禽奢耶衣。或以白氍皮作衣者。或以龙须而作衣者。或复有用诸畜生皮而作衣者。或复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。或有以诸毛氈作衣。或有破诸畜生之皮为条作衣。或复有以粪扫作衣。

或有裸形。或卧棘上。或卧板上。或复有卧摩尼之上。或卧椽上。或卧冢间。或蚁垤内。犹如蛇居。或露地卧。

或复事水。或复事火。或逐日转。或有举其两臂而住。或有蹲坐。或复有用沙土烟尘以涂全身。正立而住。或不梳洗头首面目。发如螺髻。拳挛而住。或复拔发。或拔髭须。

或复有事泉池井河、渠源诸神。地神、树神林神、山神石神、夜叉罗刹、罗睺（此言语言）阿修罗王、婆梨（此言钩）阿修罗王、毗摩质多罗（此言妙机）、啖婆利等阿修罗王。或事岁星。或有事医药王仙人。或事婆罗堕仙人者。或复有事瞿昙仙人。或事毗沙门天王者。或复有事童子之天。或自在天。或复事日。或复事月。或复有事那罗延天。或帝释天。或事梵天。或事护世四大诸天。如是各事令欢喜已。从乞求愿。称愿得已。各求解脱。

菩萨既观彼等如是邪求解脱。见已。发心欲行可畏极苦之行。而有偈说：

菩萨既至尼连河 以清淨心岸边坐

为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邪

尔时菩萨如是观察。专正思惟。坐讫合口。以齿相拄。舌筑上腭。一念摄心。如是系念。调伏身意。以齿舌腭摄心系念。修习之时。腋下汗流。菩萨既见汗如是流。更复重发勇猛精进。心无所著。不错不乱。住寂静心。一定不动。如是最上。苦身意口。悉皆不动。是时复作如是念言：我今可入不动三昧。

尔时。菩萨从口喘息及以鼻气悉皆除灭。口鼻灭已即时便从两耳孔中出大风声。其风声气。犹如钻酥。在大瓮里摇搅于酪。出大音声。如是如是。菩萨闭其口鼻之气不使出时。于两耳孔出风气声。亦复如是。菩萨复念。我今已发精进之心。无处染著。舍于懈怠。乃至如是最上苦行、最胜难行。重复思惟：我可更入不动三昧。

尔时。菩萨既寂定身及口意已。还止口鼻及耳喘息。一切皆杜。既口鼻耳悉寂定已。内风壮大不得出故。气冲于顶。譬如勇健最大力人。取好利斧打棒他脑。如是如是。菩萨从其口鼻及耳闭气不出。内风壮故。打脑之声亦复如是。菩萨复念。我今已发精进之心。无处染著。舍于懈怠。乃至如是最上苦行、最胜苦行。思惟是已。即便更入不动三昧。

尔时。菩萨从口鼻耳及顶喘息一切皆停。不令其出。乃至遮止不得出故。内风强盛。在两肋间回转鼓动。譬如屠儿或屠儿子。善解杀牛。而彼屠等或执利剑。或捉利刀而破牛肚。或复破胁。如是如是。菩萨乃至内风强故。两肋间转。穿破之声亦复如是。思惟是已。乃至更发精进之心。最胜苦行。我今还入不动三昧。

尔时。菩萨从口鼻耳闭气不出。内风强故。全身热恼。譬如最大二壮力士。取一弱人。各执一臂。将其向彼大火聚上。或焚或炙。如

是如是。菩萨以内气不出故。身受热恼亦复如是。思惟是已。乃至更发精进之心。一切无著。已舍懈怠。得于正念。心不散乱。一切寂静。身口及意并得正受。如是胜妙最上苦行。

尔时。上界有诸天来。见于菩萨如是苦行。各相谓言：今此悉达大智太子已取命终。而彼众中复更别有其余天子。共相谓言：此之悉达太子现今其命未终。始欲取尽。或复更有诸天子言：此之悉达大圣太子。现亦不死。后亦不终。何以故？此之太子是阿罗汉。凡罗汉者。有如是行。不须怪之。

尔时。菩萨在彼兰若所用心处作苦行时。即得成于最大苦行。是时。菩萨坐处四面周匝所有邻比聚落诸人皆来。见于菩萨如是苦行。作如是言：此沙门既行大苦行。是故立名言大沙门。大沙门名起于彼唱。以是义故有此名称。

尔时。菩萨复更如是思惟：世间或有沙门。或婆罗门。制限食故而建立行。各守清净。彼等或复唯食于麦。或食煮麦。或食麦屑。或以麦作种种诸食而以活命。如是更复或食乌麻。或食粳米。或食小豆。或食大豆。乃至或食纯大豆饭。或大豆汁。或大豆屑。或以大豆作种种食。持用活命。或有沙门及婆罗门。断一切食。建立净行。我今亦可断一切食而行苦行。

菩萨如是心思惟已。尔时彼处忽有诸天隐身不现。来菩萨所。白菩萨言：大圣仁者！愿莫如是思惟此念。欲得全断。一切不食。所以者何？仁今若欲断一切食而行行者。我等诸天各将一切天味下来。入于仁者毛孔之中。而令仁者得存活命。又复仁者不损害身。

尔时菩萨闻此语已。如是思惟：我今既语一切人言：我全不啖一切诸食。而今诸天自隐其身。将天味来入我毛孔。令我活命。此则是我最大妄语。诳惑一切。如是念已。告彼天言：汝等诸天虽有此心。

是事不然。

尔时菩萨断彼诸天如是意已。日别止食一粒乌麻。或一粳米。小豆大豆。绿豆赤豆。大麦小麦。如是日日各别一粒。是时菩萨复更思惟：我今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饮而活于命。或小豆臙。赤豆豌豆。绿豆臙等。

尔时。去彼聚落不远。其中有一最大种姓。婆罗门名斯那耶那（此言将兵将）。彼婆罗门从摩伽国频婆王边得一聚落以为封邑。其邑即与优楼频螺聚落相近。彼婆罗门得封邑已。还立字名斯那耶那。复更别有一婆罗门。名曰提婆（此言天）。彼婆罗门生地在彼迦毗罗城。经营一事。渐渐行至斯那耶那村邑而住。少日为客。是时。提婆婆罗门更经营别事。因行渐至菩萨住林。

时其提婆婆罗门见菩萨在林行大苦行。见已即识。作如是言：此是我国悉达太子。乃能如是行大苦行。彼见菩萨如是苦行。心大欢喜。

尔时。菩萨见彼提婆婆罗门心向于菩萨生欢喜已。即告提婆婆罗门言：大婆罗门！汝能为我办少许食、活我以不？若小豆臙。大豆绿豆、赤豆等羹。而我食之持用活命。

彼婆罗门心狭劣故。少见少知。无广大意欲行布施。述可此语报菩萨言：大圣太子！如是之食我能办之。

彼婆罗门于六年中。日别如上所须之食以供菩萨。菩萨日日受取此食。依法而食。以活身命。尔时菩萨但以手掌日别从受。随得少许而食活命。或小豆臙及赤豆等。是时菩萨受食既少。随掌所容如上所说诸豆汁食。菩萨如是食彼食已。身体羸瘦。喘息甚弱。如八九十衰朽老公。全无气力。手脚不随。如是如是。菩萨肢节、连骸亦然。菩萨如斯减少饮食。精勤苦行。身体皮肤皆悉皱赧。譬如苦瓠未好成熟。割断其蒂。置于日中。被炙萎黄。其色以熟。肌枯皮皱。片片自离。

如枯头骨。如是如是。菩萨髑髅犹是无异。菩萨既以少进食故。其两眼睛深远陷入。犹井底水望见星宿。如是如是。菩萨两眼睹之才现。亦复如是。又复菩萨以少食故。其两胁肋。离离相远。唯有皮裹。譬如牛舍或复羊舍上著椽木。

时彼聚落所有羊子、牛子马子。行于彼林。见于菩萨如是苦行。见已各各生大欢喜。发希有心。恒常承事供养菩萨。

####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